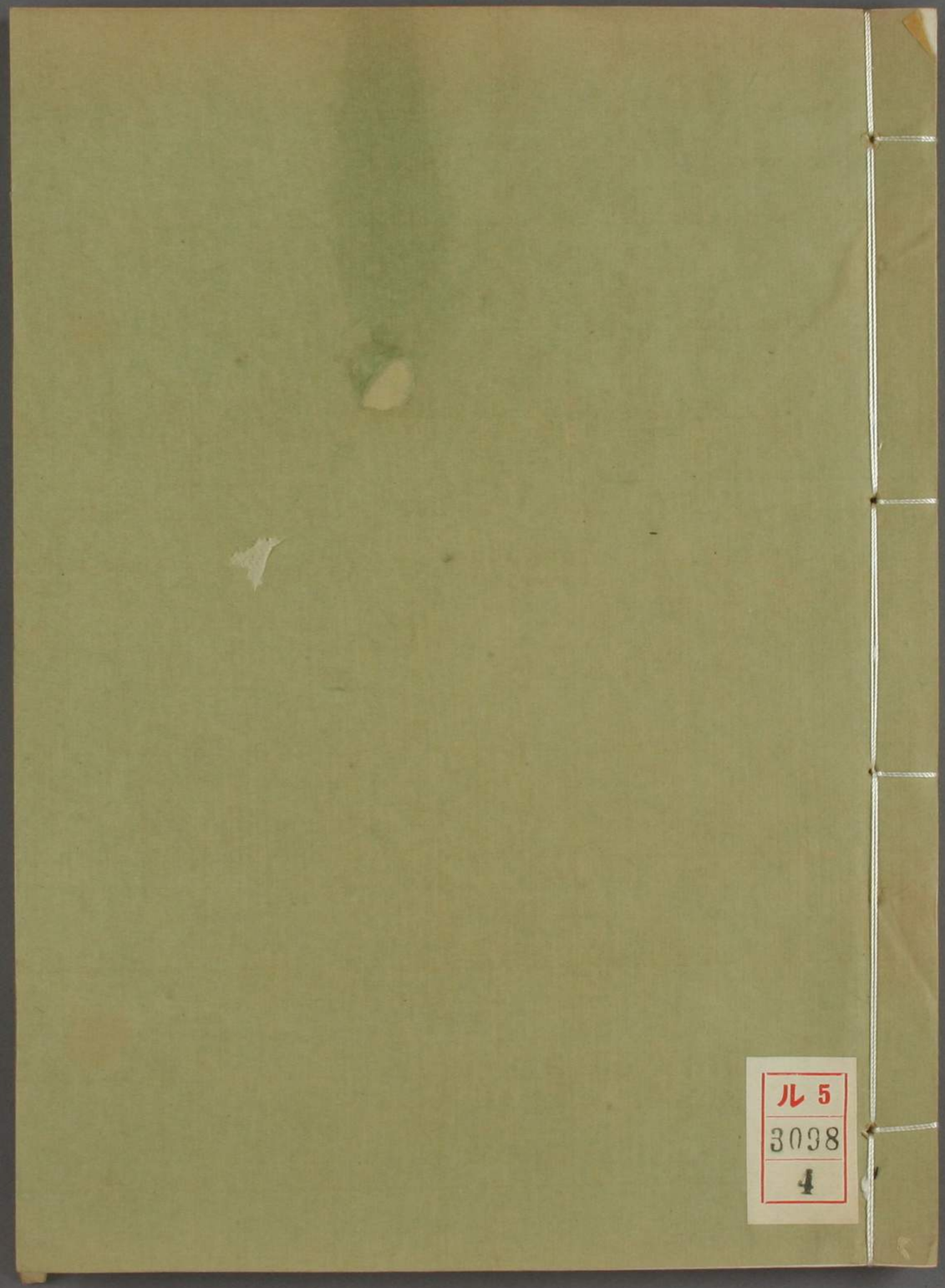


ル 5
3098
4

4
門ル5
號3098
卷4

藝文第三十上

舊志載藝文以時代爲先後今參考郡志量加增入以制狀書贊記序郵傳敘次如昔賢例狀書贊及修學修城建祠諸記之類分爲上卷如山川等記志庐墓誌之類分爲下卷各體中仍次時代與縣不涉者雖美無取焉倘韓柳歐蘇爲縣人將盡錄其著述乎詩以各體分爲上沙山水者分爲一又凡志竝有八景不知昉自何人雖名不閒增九荒城僻郭未嘗盡載牽合限爲定數如汶水拖藍

法雲翠潤仙臺夕照之類了無深義故佳作亦絕少
茲弟取其能名俗者登載一二庶幾無傷風雅乎

制

國子監直講靑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

事制　宋　歐陽修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
爲故著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
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
性不徒誦其言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
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勉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
閭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茂德行躬耕
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之吾命汝校文於
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離
說純道粹經使措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
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奉張問孫復歿　歐陽修

右臣伏覩敕書節文一應天下隱逸之士或淹下位
或滯草萊委所在處具事由申奏臣竊國家屢妥惠危
收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之助此安邦之要體恤臣
鄰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鄉應
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遷上封事
始霑恩職不稱才衆知洗落臣又見兗州仙源縣
寄屠沽後元量開封府尉素負詞業經
術今退臺泰山未書不仕心遷聖奧跡
科延依敕文採擢張問乞賜一試庶申
乙賜召試特加甄奬庶幾聖澤流于敝於幽滯

與從弟書

晉羊祜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媿大命既隆惟江
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
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全克之舉除萬世之患
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魯還歸鄉里於墳墓
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
願也以凡士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貽責邪疏廣
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徵志耳

上孫先生書

宋石介

先生座前王十二丈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
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援筆後操高丈戈力與熙道攻
浮謁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淳深介實淺近
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奏鼓軻雄之文辭則
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爲元帥介與至
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强敵佐元戎周旋焉曹
二任三坐於鐏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
輩首至於麾下使斯文也真如兩漢三代跨踰於唐
萬萬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于介嘗自視身不滿三尺見人語吶吶不出諸口

孔子長方旧廣額體被犀甲頭戴鐵鎏前後馳十萬
騎瘴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
已不動誰謂石介剛過於孟軻勇則誠敢自許也然
至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
見先生之存心深且遠也嘗明道常見諸士其不得
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
甚熟不能果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公之心如
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
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署明又

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一人之罪也因思得於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皆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爲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閒以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忻喜之至介頓首

題羊太傅碑銘

晉　孫　楚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冲氣等滅吳之畧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攸膏腴

遘於劉公與愚道也今自視可圭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捋采庸得一者拳拳服膺者也顏子幾自誠而明者也能去人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及皮膚不覺時疾叫大號叫與號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甚矣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號先生如何介後知其叫與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三書

之地奮[illegible]人之資雖精研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
校闡揚訓典是以縉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
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
發曜惟公作輔肇造[illegible]誅建我民主不憖遺公俾屏
皇皇哲人其徂孰[illegible]增傷

贊

羊祜傳贊 晉書 唐史臣

史臣曰秦始之際神祇呈貺羊公超平吳之策其見
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
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鏡瓜瓠空[illegible]

南服傾吳人於[illegible]江[illegible]
功弗居[illegible]

記

重修新泰縣儒學記 明王[illegible]兼河

縣學在國初創建本[illegible]宋元故址宏治中[illegible]
吳君億嘉靖中[illegible]魏君河萬歷中邑[illegible]
煥相繼重修歲[illegible]矣萬歷丙午[illegible]
塾多圮壞邑侯[illegible]博士請[illegible]
間實為文獻之地不佞幸得[illegible]
[illegible]理子夫[illegible]

兩臺司府咸報曰□□□

但之巧智[illegible]忘者是已之文運待胡君而興歟白今
以往名[illegible]茂續洪伐比先正之遺烈詡非胡君
之功[illegible]君今之良吏[illegible]且拜下風而趨後塵予哉
胡君[illegible]但謙有和人[illegible]京兆乙酉賢科廉明精敏
[illegible]事去[illegible]

重修儒學記

國朝 盧 綋

按志新邑[illegible]接涇源西瞰岳麓[illegible]而慤其在今雕喪之[illegible]未竟
[illegible]風士[illegible]而醇民朴而慤[illegible]可與向道或云[illegible]亦種
號爲彬彬而至性純全[illegible]徐年寇[illegible]之兵擾之饑荒[illegible]災以因之煩科重歛

以促之方謀生不暇而又何禮義之能圖矧山瘠之
鄉風俗朴鄙性不好文過繩以都雅之觀強習以繁
縟之節譬之犢任服耒被以文繡豈所勝歟茲應之
日否否兵戎禮樂運相循環正德厚生三事並舉以
理數揆之則今日之新正喪亂之終而又安之始也
流散之終而生聚之始也凶歉之終而豐豫之始也
進而求焉則亦渾蒙之終而文教之始古王者興學
校立師儒敎孝讓崇節義未嘗不乘斯民之初出湯
火取其翻然勃然之意而善用之惟是翻然勃然者
既深歷乎靡騁之憂故亦輕從夫爲善之樂振舉文

教顧易易也然而有所甚難厥亦有故則或瞻仰之失其地而又或興化之無其人也考之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今郡邑類用諸侯之學曰泮者半於天子之宮也辟以象璧泮以象璜名義相從不容假易茲新學之若門若廡頗焉毀焉如是半則奚存而所謂瞻仰者固安在也考之大傳帝入大學承師問道又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沒即祀於學曰瞽宗重所遷也如此下迨黨庠術序何弗皆然至

模範不範而所謂興化者又安在耶管子曰士處序
序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著夫瞻仰之地弗尊
興教之人失具以致左道簧鼓習俗澆訛而詹詹惟
若是責譬猶槃盤未設而求睿貌之得莊敦觚未勤
而求稂莠之無蔓胡可得也茲蒞新三年於茲適因
聖廟蓁莽門廡頹燬爰集二三同志謀所以更新之
亦既勤垣墉而煥然改觀矣至修德講藝職有專司
亦間從諸生執經之問而相與磨切矣卯秋之役已
有得雋者若而人永嗣休風後此者固當加勉也而
諸生猶謙讓禮樂之未遑如今之從祀新庠者師曠

興樂於晉高堂治禮於漢是皆大賢名儒竝產茲土誠奮起而先民是程焉鄉魯遺徽其則不遠又何有於六藝專家之業哉於是役之既竣而詳載諸記將爲凡遊於斯地者示勸也審曲面方肇於歲壬辰之七月麗牲告成紀於歲癸巳之八月綏泰邑有司助貲十之三邑之賢士大夫以及諸民之好義者助貲十之七亦有鄉老夙夜將事皆有功於是役者倘得竝書名於石之左

鄧旭公山

重修文廟記

攷古學校與井田同其至聖未生先師及

漢帝撲滅秦焰初詔闕里奠先師唐高開國首建孔子校躬行釋奠禮宋興御製贊文仍襲封聖裔典厥祀事故數代醇儒輩出國祚靈長彪炳史策

國朝屢視太學遣臣致奠曲阜誠足追配前烈遠軼千古一時人文蔚起雲爛霞蒸況新邑密邇洙泗僅百餘里先聖流風遺澤尚有存者允宜秀甲宇內也

內申春余嘯命旋里道出泰山及門楊子作宰是邑因觀風焉下榻論心數日不能去言及文廟自明楊子同邑胡令悅安修葺後雖繼之者有人然歲月迭更殿廡圮毀急欲捐俸新之余首肯稱善今果臻厥

成走伻徵言爲記且求所以訓多士者竊嘗竢譬而
喻焉知化窮神其極固也盡性至命其奧宏也存養
省察斯屋漏不愧止斯重門洞開以五倫爲
柱礎以六經爲楨幹名御所以儀隅諤言行所
以飭牖戶蘊之爲德行茂如松而苞如竹發之爲文
章烏斯革而翬斯飛老莊楊墨則烏鼠風雨也桓文
申韓則荆榛瓦礫也諸生朝夕斯磨良工苦心而
經營慘澹寧惟是戰藝焉已哉廣厦庇閭閻不然雖
堂廡房奥門庭與宮牆外
者豈相徑庭哉彼漢之江都唐之昌黎

伊吳人諸生勉旃期無負

廷作人雅化并賢侯育才盛心也楊子謂繼芳宇
仲延號頤中由恩貢北直南和縣人署教諭事舉人
卒適訓導姜宏先至於募勸督工卓有成勞如鞏應
選曹應魁亦例得書之以風來者

重修文廟記

紀元復邑人

新邑在岱宗下古稱贏博之間距洙泗最近
文廟規度一倣闕里佳氣所鍾名賢碩輔後先相映
歷年以來科第落落豈運會使然歟亦以振興文教
之無其人也程夫子嘗言用德行文藝主爲國子師

且分處鄉校以訓後進居斯職者上承先聖下惠後學道綦尊哉廣文侯公東萊望族以五經種奕壇祭酒蚤歲從蔣羅兩學使校士青濟吾邑弟子員及庶童子試者沐其薦拔舊矣丁巳來鐸新邑甫蒞任首詳請修文廟時大殿神龕及門屏俱廢公設法經理又兩廡神主參差欹斜公則位置一楢書丹藏身親其事不以假人明年夏秋霪雨東西廡無位置神主地公傷之與海陽于公和衷共濟謀之邑侯侯首肯稱善以貪儲諸生爲倡公乃延士之賢而能任事者二十人分任募化之勞士庶踴躍襄事爰鳩工庀材

首修東廡使易爲力者毋再演壞次第殿東北角門次修櫺星門及坊門前立外屏東西南向設門重櫺環以雲牆并剪翠不啟牆外植下馬牌里中俗子無升階入室驅車騎而過者公之力也又濬洋池淤積悉去於大殿檐欄彌其鏽漏重新聖像望之儼然西廡工竣奉神主而安之神人共慰又將禮門建置交昌閣及內外垣牆垣營繕如式種槐射圃蔥蘢可悅又以餘貲戟門其宜加丹雘者孜與維新凡一木一瓦靡不風風公昔躬親周視諸匠役價值按數給發人無二價既望迄

秋七月告成不費官
人士瞻仰之但
學萃成人小子
豐庫有公
若郎
進士
人

重修啟聖祠碑記

盧綰

當
尤後代推尊師之禮宏報本之思良以鄹大夫
母顏氏誕育至聖垂
祀永禩嘖曰不宜若
厥考妣養
一隆報本一
已春秋祭告按舊典
其有司夫有司之宰
既云先期似非
此在當時議禮者
新泰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上　十三

間嘗登陟斯廟雖祭不獲與而祠尚可瞻而謁焉訪諸故老則曰故聖祠原在明倫堂後明季邑令滇南趙公名應鼎始移於學宮右而鼎創之迄今十餘年楹桷剞新已碁碑碣而記文未具鄉先生張君相漢爲余言趙侯至性醇篤而爲治安靜方變亂蠭起侯實有捍禦功凡修舉堅咸殫精以圖如茲祠之建亦善治之一端也因其既去而無一言之記人情大可見矣予大夫君心闇揚者可少此數言耶緘感張君之請固遡向者竊疑孔言大聖賢人倫表極然斯過不無缺陷其生而失古力弧可支支

孝則同懽是道不行於當時而貌尚尊於萬世倫未全於一日而祀克永於來茲亦庶幾借以釋其遺憾者今易其祀而使有司不得親未審於孔孟之心果有當焉否也因是思趙侯移建此祠之意正欲其瞻望在前身雖不得面與之目猶得而矚之此其代聖賢以申慕慕之情當亦孔孟之所深許也綏亦心趙侯之心故爲之記以相與發明也云爾

明 崔文奎 邑人

科貢題名記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予自南都告歸故鄉竝有邑侯羅山魏君柯告予曰邑中當爲之事已次第舉之獨新泰縣志

有儒學科貢題名記未備盍爲我記之予以表章旣往垂範將來盛舉也義不容辭竊惟吾邑歷代人物皆各有所爲以自見於世在魯則有高堂生以禮經鳴在晉則有羊叔子以功業顯至宋則有孫明復以道學聞是皆先哲之表表於當時擅名於異代者也自是代有其人不能縷書洪惟我朝設學校育人才列聖繼統咸以人文化成天下百五十餘年以來涵育薰陶之深濡漬之深以故吾邑中有經學明暢而登名甲科者有學術純正而中式鄉闈者有博學多聞而上貢於帝廷者或出入中外清修苦節

樹勳名於異地者或分任牧民勞心撫字而布膏澤於一方及正顏師席嚴立教條而成就後學於一郡一邑者然歷歲滋久先後泯零存者無幾此由表章崇尚未有其人也幸而魏侯來令是邑以練達有爲之才拳拳究心於此而致諭均州劉君敏訓導龍溪魏君匡等罔不一乃心力佐成其功庠生和士傑徐簡等亦各先後趨事於其間是以曠然百年未舉之事一旦成之而無難可謂發潛德之幽光振遺響於空谷者矣斯豈專爲前人計哉抑亦爲後人觀法故耳觀其記則思其人思其人則必仰其風不局局於

既往之迹不規規於事爲之末尊所聞行所知益恢宏而光大之必動靜不違乎道出處不戾乎時其言論足以正人心其讀猷足以裨國政追先哲於既往範來學於無窮斯無負魏侯今日之用心矣

安邑人 安選

創修泮池記

學以泮宮名從魯頌也詩頌僖公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學以育士歷代沿之士之處則淵潛出則龍見霖雨天下疇不自采芹始儲水於泮義取諸此新秦學宮諸凡建置俱備而泮池獨缺邑侯高公如山以議南名賢來蒞茲土拊循嘆咻罷一切煩苛興民未

息暇與其商生談禮樂課文藝以興賢育才爲已任壬子夏商諸生曰新邑近聖人居禮教之餘化在焉今學宮宏巨而泮池則缺不與在泮之詩相左與泮者朱也實之不存名將焉附吾念之久矣於是量工命日平基鑿土石取諸山磚取諸陶濬其池沼高其橋梁是宮牆之內美富具備也鄉老弟子環橋門而歌在泮者無異魯人之頌僖公也因謹識其設泮之歲月云

安選

創設學田記

國朝鋭意右文首重庠序立學設官興至備也顧新

邑素僻瘠諸博士弟子貧憊不能給饘粥者十之六
七往往以累心廢業甚至貧窶之子甫學輒即曰吾
寧服耒耜耳安事詩書也雖奇質輒棄矣自大司空
崔公以後追躅無人有縣已歲甲午循良殷賑殫相
望邑侯李公方倅德州歷署平原諸邑有政聲名
藉甚嘗省聞嘗道者不忍新民爲公於斯
公至則 而循奧昧之不數月而 延恩公念
學校爲 民首務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拔諸士
敏有材者日面課之捐俸給養指授奧義又慮慧不

八薑俾隸儒學收其租稅以補助士之不足不稱者
使得朝夕咕嗶無內顧憂一時菁莪之士蒸蒸奮也
學使徐公嘉公之有是舉也命鐫石以垂永邑諸
士沐公之大惠也屬不佞筆記之公視學校不翅家
視諸生不翅子弟無何公以治最行諸士盼盼然矣
賴焉故設此田爲永利公雖超擢乎猶弗去也又令
後之繼公志者睹此可興也斯所爲立學田意乎昔
文公治蜀立學成都尊崇明經飭行之士至今巴蜀
好文雅文公化也齊魯於文學其天性當無負公其
嘉惠後學者豈微哉公諱王林如皐人少治詩戴言

所著有摘註摘講行於世

創建義學碑記　國朝唐慶堯

古者立教國學而外鄉有校黨有庠里有塾凡以教民讀書而興其禮讓也然驟進饑寒之民而責以詩書鮮不疾首以爲此不足以活我而不爲即幸而飽煖而肄業無其地師儒無其人歲俸月廩無其資亦往往言及讀書而多所廢去而爲夏何暇及於詩書訟獄繁盜賊紛以是而詰咎於民之不淑未必非長民者之過也秦余見學宮之傍

從大中丞方伯觀察及諸監司後與聞一百八城之賢能與否時方計吏莫不交口稱東平陽令宗子意圖爲治行純茂而表其英資雋品具列其請蠲賑給牛種整郵備荒興學課士息訟化盜之政蹟言上上考報大冢宰以卓異道君子而爲良有司耶庶幾聞余時輒喜以爲此學道君子而爲良有司耶庶幾其知本務者耶無何余較士海上單車出平陽道見父老數十相聚而議將送其子弟入學請言進而詰之曰不憂饑寒乎父老曰吾侯請蠲賑給牛種雖屢逢歲祲而耕織農桑無恙也有其地乎曰吾侯捐貲

建義學矣有師儒乎曰吾侯已延博士歲俸月廩有給乎曰吾侯兼供紙筆因復一一爲余道其備荒課士息訟化盜之詳與夫大中丞藩臬諸監司之所譽政績上下若符節之合余時更喜欲摛一言以記之而行廹未暇也無何余蔵事而以執事見余望其英武生及童子輩來應歲試而以當大中丞及藩臬諸公之姿儁品溫溫巖巖真足以當之能頌其長上而不王何所所薦揚而益信新父老之能詳詰之宗子曰舉之地廣一畝好因以前所聞義學詳詰之宗子曰舉之地廣一畝新人廢宅也捐十五金買之爲義學五楹於前局

振綺堂藏書

一櫺堂前湫建小耳房皆覆以瓦東建
草屋二十楹爲廚爲師儒居屋計木石土值之費約
二百餘金師儒歲俸二十金庖僕半之紙筆又半之
共計用三百餘金皆捐己貲者至於督催監修則新
邑老輩可欲與有功焉不可掠而有之也余時甚喜
不自陋如其言而爲之記以告後之繼宗子而長新
民者能循義學之建而率由勿替吾知其治行亦必
能以純茂者興起禮讓而廣其義之興如宗子也若
宗子真可謂學道君子知本務者矣真可謂良有司
矣

創建義學碑記

宗之播

學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古者治民鄉有校黨有庠里有塾歲時敎敎刑曰勸敎敎化既行政簡刑措天下之大一邑之小家習禮樂戶敦詩書彬彬然盛矣惟我皇清文敎之興追唐虞而軼三代猶歟休哉新泰雖僻在萬山農朴士童孝秀可登余自戊午來蒞茲土爾黌賑給牛種除虛賦緩徵役減間架豁奚獨立學乎勸農桑次第舉行民亦稍起瘼矣顧念若等之化何由興爰鳩合五邑庶民子弟之

處三楹師儒居室三楹門屋兩楹亭廡之其木石工匠之費皆捐己貲工起於壬戌之秋落成於癸亥夏姑畧記其梗宇歲月以明義學之建實遵朝廷崇尚文敎倣古鄉校里塾之制無負往聖前賢學道垂敎之意至於廩俸何以不匱獎勵何以勿替絃誦肄習何以立其規課藝考行何以示其準此非余所能及而猶必言及之者實竊取禮樂侯君子之義也

青雲書院碑記

胡敘寧

余至新泰之三日謁

文廟詢縣之義學僉曰無有既而考諸邑乘有宗公之璠曾捐俸立義學於縣治之東不數十年而已變爲邱墟矣今其碑石猶在訪諸當年遺址罕有存者夫學人文之藝圃也古者立學設官廟祀孔子而學即附焉左右齋房皆有講堂學舍士人鼓篋孫業歌風肄雅以希聖希賢爲已任一堂聚首親師取友所以收觀感之益也今新泰義學無有亦安望其文才之振興歟余思教學必得其地而董率必得其人得其地則高明正大可收升堂入室之效得其人則嚴切莊恪受師嚴道尊之益用是慨捐

東距百餘丈有梁生諸趙生湘等基地在學宮之
壇寬閒實爲義學善地謀之二姓願捐諸公亟無異
色爰鳩吉卜築倡爲經始之謀時值年穀順成民之
樂捐者約二百金有奇更爲之設法捐備所不足者
余亦爲捐廉俸以勸盛事起於乾隆壬辰歲之十月
閱癸巳五月告成以實火之資募之士民勒碑於壁
以垂不朽約共費八百餘金書院成中爲講堂堂後
三間東曰進德齋西曰修業齋共十四間兩廊環以
牆壁規模宏廠可謂得其地矣亦不患無其人矣吉
稱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在斯歟

創修石城碑記

明譚性教兼監

泰山東百餘里傑峙若左翼者爲新甫山新甫南[illegible]
新泰北屏萊蕪兩縣[illegible]
以新令趙公攝之公不忍煩民以就令朝焉於新[illegible]
焉於萊一與縣[illegible]中無寧晷而兩縣兼治未[illegible]
妖賊變起躁蹂鄒滕鄰[illegible]克諸郡邑苦爲戮蕩新泰之
距賊巢近烽火相望鉦鼓聲相聞迺一日警報[illegible]
至奸宄思逞富人害棄[illegible]匪山谷聆[illegible]
途衣綴氈首樹幟者闖出於市縣故墝埆多[illegible]
[illegible]雨接蒙西連徂徠巉巖險冥易於藪盜逋兵[illegible]

[illegible]之續者歲歲矣百姓[illegible]
不疏公出於是封上兼[illegible]印顓治新肅保甲毖千擾線
士兵謹偵邏斂村市增樓櫓所以固圍防賊者不遺
餘力月餘人心始定念城垣四里餘築土耳經雨善
潰數圮數百版鋪之擾終歲爲百姓厲緩急卒不可
恃奏記當鷺以石顧倉卒不[illegible]
豚入爲士民先共願輸二[illegible]百金有奇粗足辦甎灰費
乃下令伐石於山派丁於戶多寡有衡遠近有等人
思自衛踴躍緝趨乃下教邀[illegible]賢若劉二龍等
庶官之義若王之輔徐步月[illegible]有慶曾應第和儀等

開師鄭長之洛若朱鳴鑾董履幸祝鄉王之教
韓處巍李
圻而課程
也匠寧質無
尺身高二丈用石石
如之用磚磚效咸大
石對礎臺十二各出
尺布瓦止覆以樓樓與四隅四門參差並列旅楹相
屬又以其餘力濬陰闇三丈許深及泉引水注之
壁上為堤堤植以柳以其餘貲製火藥鈐子神鎗火

前城寺之具悉備舉始於天啟二年七月
洛成於十月初十日
先役也一勞永逸百
輯勞民而民不怨徵
亦告平徵公之威
木城之成明年公以
策思公不已相率
公澤之波及吾萊者新之餘也嗣以妖變不得終公
惠然震鄰在南藉公扞以獲有寧宇是保障之庇新
與萊共之其何敢忘雖然古人此志金湯志而偷百

雉之城猶折焚也聞公治新特簡易廉明上下信孚嚴保甲遵坐之令盜相戒不入境此非百姓萬里城哉公在倚公爲城公去倚城爲公司疆者倘因城而思守乎有公之政績在記其歲月而系以銘銘曰新甫之陽鑿鑿巉巖巖維城控山帶河維城巖巖厥初覆土覺之石之有垣其堵其橫電翮其矗雲昇于堞于隍倘倘馮馮爰謀爰諏壬戌之秋經始者誰我公趙侯侯眞父母允仁且武克壯其猷戎錯于莽無氛震鄰虢虢皇皇公曰無奔我有金湯匪公督民曷實自駛拮据揭揭戒弗肯止爲時幾何績孔多

嶼山石

修城碑記 國朝 商吉

春秋晉宣公八年冬十月城平陽新邑之城權輿於此迨後平陽故城廢而今城乃屹然峙存其改建時代無可考者蓋城基通圍四里牆高一丈六尺不等身高一丈五尺加以女牆垛口高五尺五寸通高二丈五寸池闊二丈有奇深如之有明以來蕩兹土者各加修葺登邑乘不贅列自天啟朝邑令趙希哲修城後百餘年修葺無聞迨

國朝雍正庚戌放寬兩爲兒雉堞以傾而城樓四座
竟全塌焉乾隆二十五年辛巳吉承乏茲邑檢查舊
案知新舊城垣路當孔道奉
奏列入年工尚未興舉又見牆垣廢頹實無以壯觀
瞻資折衝且屢奉上憲飭行酌修而邑務紛繁有等
未敢發也壬午歲豐稔固通諮紳耆如何修舉僉議
城垣本以衛民向係國邑公修其分修規則雖年久
尚有可考願援舊規各保分段承修農則出力紳衿
又殷實戶捐貲亦願不煩民亦不擾竝飭值選一
人董事於是十日鳩工

月告竣其牆垣取土於地掘石於山樁木壘磚各極
堅固垣上女牆悉用磚甃統計四面牆垣新修者十
之八九女牆則一槩新修復整修西南二城門甕洞
舊設城門門扇十二亦庳屏新更因念城垣修固城
樓豈容不設且靚焉居一邑長凡經營終始之役當
獨任之而艱鉅者是可取而代也舊設東西南北城
樓四座城東西南有門而南門爲正戶設重樓規制
宇壯北無門但有舊樓且靠近縣署後不可隘小茲
特增高數尺樓房亦較東西城樓爲大其東西城樓
面各仍舊基從新設立而已今者城垣鞏固即重樓

亦頗巍煥工成將上之各憲其始末臚列入檔遂援筆而爲之記

修建碑記

宗之璠

今人繁役委士辭難兩者均失韋布讀書期爲斯世新民圖安全夫既身許朝廷矣雖握百里篆亦宜極其心力所至以求盡乎爲民父母之職微論民性民生即一草一木補構建固不敢務夸喜奇以煩勞吾父老憂而又恐廢墮不舉將不免委廑目衝而後此反更滋其勞新秦僻在萬山中城卑而隘淺居人在內不

恐耶今日前昂後隘非樓岡攸寧宜建城與衝不協於地理非坊氣且無以聚宜建庫藏五穀脈所在荷廒缺漏濕之不種是示侵患宜補亦科諸廠廒苞鑿或以收拾薄書堆貯圖籍或牧或守望有而把壞宜葺宜補余自戊午夏來蒞茲土顧之興廢而民多艱奈何以弊鼓聲而益駭之尼二年蠲一切苛與民更始民皆安居樂業更禱甘霖遏妖氛永電穀熟人飽婚嫁宴會漸且講約以明其倫紀漸且立塾以訓其子弟散目鴈長父母盡職實未嘗愛惜心力以負百姓若百朝廷而自爽

讀書時之所期焉是不敢言勞民爰不敢言勞而使後此不暑[illegible]享其逸因出其素衣食之所節者[illegible]充[illegible]不傳[illegible]一切移借無用以爲有用建景止樓[illegible]後建宣化坊縣前廊房三楹系樹爲之耳至[illegible]六科廊廡[illegible]堡其計不下數十楹則又葺補搆建各隨其宜十若干費若干物料之費若干除特移則皆出已貲無毫末累及百姓故不費詳但詳其所搆建以見事在民性[illegible]凡可爲者心力不敢不極[illegible]亦職所當[illegible]以見民不可勞而不可因循以失後此之逸[illegible]務如余[illegible]

尚不敢出也敢以質諸後之君子

創建重本堂記

明 牛 濩 邑人

周之作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上自朝廷下泊邊鄙莫邑皆有倉廩以備不虞記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管子曰積於不涸之倉誠有見也在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當其時廩盈庾羨人衍家富彷彿唐虞誠千古僅見國家積儲廣蓄備邊備賑令天下各縣各積穀如數功令特詳矣第以傳舍視事者多玩惕承平而不留心根本其於積貯一事類取盈紙上而不

察虛實一有緩急輒杼腹莫救如曩時借貸鄰邑之
事可鑒也已侯王公市下車即留心備計顧預備倉
舊厥率荒涼陋惡不堪積貯更其制度而新之其中
創爲堂區共以曰予本則盤查會計臨蒞處也周圍
環以倉厥凡十一所俾鋪以磚石俾穀不至濕壞分
布神圖計民廣詎不詳且盡哉以故卯辰次舍一
切服匿取足使非預爲之儲儀民將何恃爲不
守惟是又令各保設立義倉令民量力輸而之以
備不時斯又衍重本之意而推廣之也救荒者切於
未然公其旨矣公姓其名字其號景吾閩七戎支焉務之澤當

高年卹一日也故堂以重本名其意念深哉

義倉碑記

王應修

義倉之設其來舊矣隋用工部尚書長孫平之奏唐
嘉尚書左丞戴胄之議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歷
代相沿以暨我明有其舉之毋敢廢也萬歷癸丑冬
杪余承乏新邑即留心積貯欲爲民謹蓋藏奈屢年
穀不豐登倉廩告匱勸於何施會兩臺疏議請廣積
貯以備凶荒歲終穀其嚴最以上之檄郡縣有司節
冗裁費所在備粟以充官庾仍酌議社倉義倉勸民
輸粟而防儆儲意念深矣歲在戊午時和稼茂高下

並熟因謀諸父老勸置義倉顧小民不爲遠慮重於出粮於時疏向者荒歉艱食之狀以棟動之責令鄉約勸諭無不相顧歛欲各願量力輸穀以勸厥事因籍其名於各所持善簿合五保爲一區以便藏守稽察三老約長咸謂創建工役而費不支不若嘗民舍四各償其值而市其券而貯倫之爲便旬日得民舍四所一在城內縣治東爲近城十保主之題曰永豐於宮一在城內縣治東爲近城十保主之題曰廣盈一在東南關爲南路五保主之題曰恒裕一在裏頭城爲西南路五保主之題曰廣濟而路五保主之題曰大有甫一月而二十五所分給里老約長夫以五等編諭再諭月而得粟三千二百三十一石二斗每倉設立倉夫一名司啟閉歲給倉斗粟十二石每保出納專責之鄉約各給印簿春貸秋收計穀一石入息二斗仍立條劃以塞奸竇防侵漁蠲經久也是不容無說於其間管于旦守國者守其穀而已矣又曰立於不涸之倉合于旦守而穀於何守且得不涸乎余謂義倉之制當於長其便有五取歛之餘稍積以備東作而未不若貸其便一也備公檢而費不勞為私藏出入有制而費不煩其便二也歛貸有期息錢以資潤大賈富家不

凡無有施無曲貸將
日也其何弊之有

修永濟橋記

王楫

[illegible]西十五里有水曰葛溝乃東南諸郡西上[illegible]衝也
其地爲衆流之會值雨潦則澗谷溢而[illegible]往來者
病涉焉或議宜葺修橋梁以利濟因白其事於邑侯
從其請且捐之金諭勿急於是[illegible]迓之民願助者欣
然四集矣爰卜日命工爲[illegible]三虹高丈二尺縱二
丈三尺橫九尺有奇橋[illegible]名之曰永濟示久遠也募
修者丐余言以紀歲月余惟橋梁之設制自古昔夏

令有司阻之官凡山林之阻則開藪之川澤之阻則
舟梁之雖所職甚微而為政亦未然得失治亂之機
[illegible]乎在故先王之敎曰兩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illegible]以廣施德於天下者也子路治蒲溝塗備飭孔子
曰善哉恭敬而信橋梁利濟之舉先令而行勿
[illegible]衆人之功而以化導而勸成之者吾侯之力也
法省則民逸趨役平賦平則民給而從善
於邑里固瘁之餘而為石梁利濟之舉先令而行勿
亟而攻於歲功矣

重修八蜡廟記

國朝盧綋

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索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者何一先嗇二司嗇三
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貓虎七坊八水庸既云八矣
而又索饗萬物者何惟蔵之既終凡物之有功於民
者倒得饗之祭不止八面統乎八以表其功之最著
者也蜡之義為蟲螟螣蝗盜賊皆蟲類也舉以名祭明
乎農之害莫甚於蟲而神之功亦莫大於驅蟲故八
祭之中爰及禽獸王制天子四時蒐苗獮狩方除禽
獸以遠民害如猫如虎亦屬害人之類而茲反祭之
者何維風豕之害亦若蟲類則猫虎食鼠豕之功宜

居神烈每見蝗蝻叢生羣鳥飛啄而食數日輒盡疑
神或使之故蜡祭統言祭仁鳥獸則祭亦似不宜專於迎
貓迎虎也如先嗇之爲神農也司嗇之爲后稷也百
種之爲種神也農之爲田畯也之數神者以其開農
事之始載諸祀典咸曰攸宜至於郵表畷以及坊與
水庸民雖祭焉不知其義考八蜡之祭南方無專祀
而北方都邑皆有之惟茲祭翔自伊耆伊耆卽唐堯
氏唐堯起北方都冀州於時水患適甚下民莫容使
禹治之繕溝洫植叶澮澮距川民出墊溺惟井田
始於黃帝迄乎堯時尙存其制北方地多平衍處處

行如履禮所記道人治溝洫夫間有遂遂上有
千夫有溝溝上有畛畛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又考工所記匠人爲
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伸一耦之伸尺深尺爲之
田首倍之深二尺謂之毗夫爲井井間廣四尺
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
於川此制言周始詳其名表爲標
去聲爲田畔坊以畜水
水是卽徑畛涂路之異名匠溝洫之事

不廢則經理之
經農患自井田
以爲疏通
神失職
祀事
事相爲補救之
宜視
三年成頻告
雖然良法久壞
民實便
之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蠲厥咸晏如也如
立廟之祀始議修復或視爲緩圖自落成以後歲
慶告登民蒙其祉則神亦何負於人哉又攷之記曰
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言神荒之方則斯祭不爲
通舉雖舉神亦不饗也又曰瞬有之方其蜡乃通以
發民言因蜡通而民始得宣導之則民物之讙於此
有加焉也茲因景鑠記事以明有司之舉斯祭也甚
難而神之饗斯祭也亦易神庥有司交任其責焉
至於蜡祭典禮有而義弗著世邑共然茲又因記茲廟
之成而并及之將以爲天下之凡爲有司者告也

重修養濟院記

明 朱萬禮邑人

嘗攷周文之治政也鰥寡孤獨在所必先憫無告也我明興業重養老之政邑設養濟院凡衰殘無依衣食不給者令有司歲時給以布粟俾得終其天年甚盛典也但往往日久美意漸湮即按故額而賚之俾安飽無缺已足幸矣矧加意撫恤令其遊宴徜徉乎天遂養恩之風日敦矣民猶子其深仁渥澤固邑侯王公存心愷悌視民猶子其深仁渥澤固邑侯王公存心愷悌視民猶子其深仁渥澤固邑侯王公存心愷悌視

興葬先於[illegible]天固墓而有祠以爲祭祀所準諸三
代之禮凡[illegible]山大川封禪書所[illegible]祠是已
漢元始四年[illegible]百石鄉士有益於[illegible]者蜀郡以
文翁九江以[illegible]公皆爲立祠非私也後世禮制放失
無論公卿士[illegible]下而至於庶民有力之家無不有祠
堂以爲子孫合食之所先王教孝以立人倫之本不
能孝子追遠之誠而聽置祠焉亦何悖禮踰分之有
哉蓋墓隧於地下剡楮象[illegible]無沒而窀穸者有之若
祠則顯於地上榮其層榱子若孫能守其業時維[illegible]

[illegible]於藏者[illegible]

泰山羊氏爲漢巨族南陽太守續有聞於桓靈之
范氏稱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續祖父侵安帝司隸
校尉父儒桓帝太常續生上黨太守衛衛生太傅鉅
平侯祜爲晉室名臣又稱續爲平陽人平陽今新泰
縣也而晉書祜傳則云泰山南城人南城今屬兗州
府費縣漢屬東海郡後改屬泰山晉因漢制仍屬泰
山郡是祖孫之居已不同矣今新泰縣西北六十里
有羊流店相傳爲續故居而志載縣西六十里有五
冢三冢高丈餘二冢半之其一祖墓其一衛墓其一
則丹陽尹曇墓而無可考當大[illegible]時有相墓者

詞其祖墓有天子氣因
三公後加其言所
弟琇等述其遺志
城南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是太傅墓在洛陽後人
欽其德業因而推及先祖而守護之然而歷年
迷失亦易乾隆癸未秋予奉
命來守是邦仰太傅之高風行部過羊流詢所謂祖
墓者幾不可問乃商之邑令胡君訪求而封樹
之且營具道旁之祠宇撥公費以給其春秋饗祀之
用胡君欣然樂任其事而徵文於予稽諸故實

墳中有表以樹
章之卓卓者於墳道高
者繹其辭思其人而不
於誌於表於神道皆禮有
左是又因祠表墓而祠之
禮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
所治之地之說太傅功在
無與也而何以得祠於斯嘗觀樂史寰宇記云漢平
陽縣東漢省入南陽魏復立晉泰始中羊祜表改爲
新泰然則新泰之受民始於太傅迄今千四百餘年

代有興替而縣無移易寧非太傅之功歟立祠祀之宜也

孫明復先生祠記

盧紘

間讀遺史求古之所謂賢人者先生者不可謂不遇者也奚有於區區一第之榮哉居不輟風雨之吟而兼集生徒之樂出尊處泉石之席而羣矜有道之容此皆士君子之至樂也抑何憾乎其不遇哉夷考宋三百年間所賴以維持世運者繫惟道學昌明之故濂洛關閩後先倡和厥稱首庸而居已太峻與人遇嚴以門戶既分而朋黨互立至於詬誶攻擊甚若

徂徠大賢有所不免是以國運之盛衰固繫道學之終始而道學之盛衰亦與國運相終始僞學之禁考亭氏幾殆蹈其危乃先生獨被於徂徠之間一時從游非不甚盛然於標榜之名既夷然其不屑而傾竦之禍亦脫然其無累是非德性既醇而度量甚豁惡克出處交適而身世咸安若此哉至謂先生非隱者出其門弟子之口猶曰阿私所好乃一時名卿巨公若孔若范若富若韓更相褒重或云有經術宜在朝廷或云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自非中所誠服何以致此雖僑園狂人之累坐賤然旋以力救獲留

向使先生不即須世則舉居仁崇寬大之朝而賴諸賢同心之雅將從容坐進於公相而無難然卒之日僅止殿中丞此天意之若先生未爲不遇也至仁宗徵韓魏公之請命其門人刪年非就其家取遺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今甘言不盡見於世惟得先生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夫時當全盛而反覆辨義獨亟乎尊王之旨意其於本朝國是已早窺其陵夷之漸而預防其積弱之端若先生者蓋學與識可謂兼得其至深者矣紱游岱下舒謁先生祠而按之志則曰平陽人新邑創古平陽郡而求先生之

里與後裔俱不可得惟邑西南鄉有所謂孫村者蓋
即先生得名也是
與同里紱遂舉以諮之曰凡里有賢人君子生則宜
庸之於朝而沒則祀之於鄉茲明復先生乃一代名
儒其後雖斬然不可考然君既爲之里人則歲時俎
豆固誼之所不得辭也可無謀所以尸而祝之耶咸
曰余里人之懷斯志也久矣君適蒞之請營趨一區
建數椽以爲之祠記此則非君莫任也紱欣然爲之
許夫使先生而在紱固當執弟子禮求次受經之末
席而無敢多讓焉則茲者祠而記之抑其誼之所得

辭耶

胡公生祠碑記

劉正宗 安邱

胡侯蓋明之治平陽也自言其偶然耳以報最高等天子嘉之歲滿遷去爲秋官大夫逾五年平陽人乃益思之相與崇乃榱桷髹乃豆登蹲蹲坎坎肖公像面畏壘視之介恩邀同籍張韓忠以記來徵予曰新小邑也土瘠而民貧托處於秦晉之隈不當齊魯間一附庸屬籍而期會徵輸靡有閒焉自郡大夫層累而上以及朝覲會同絡繹待命井有正賦而伍伯之呼實蒸如織 台相及吳求同費官無所出而以悉索編戶雖刀之餘靡有不鬻編戶習之亦歲歲以爲常我無所告勞侯下車之日即顰蹙曰是安所謂干涼作法也吾寧子若民其俾之罔有車而治吾爾子之而浚爾而謂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以生又委諸成例是賄其子以養也其又何賴焉且長吏之於民亦惟正之供俾無有缺焉足以上佐軍國告成事而已其敢仍是匪經以驁於厥志乃一切報罷悉與更始民用大和已乃叛弁外譁我圍孔棘橐鞬相屬淄青負戟之士浹夕而肩摩使者日徵蒭粟募丁壯相望旁午於道鄰壤惴惴焉旦夕是

懼或鋌而走險不即轉手溝壑哀我惸人杼軸其空
矣公悉見帑帑儆糗繕械童叟恰愉圄知有兵與事事
亦大集民乃不訛政暇之日日履畝而勑勤藝焉庭
無留牘閭共無人我黍與與王苗懷新矣邑有災前
期啟廩以身當長孺之罰疾聲而呼逾於厥痛會他
盜起鄰境剿禦之具既預賊亦相戒無犯而又與士
以文紲下以法其他諸善政未易數更僕也侯去我
而子弟田疇則猶是侯之餘膏賸澤也其敢忘諸乎
閩之愀然而嘆曰善政之及人其若此乎夫吏於茲
土而祠之非古也自冀未邑之蒞桐鄉昉也邑耆言

君子孫祀我乃不及桐鄉民至元始中天子乃有詔
其有功德于其地者崇以秩祀用以風動四方而當
時吏治亦爲之少變今乃疑於無邑不祠無人不祠
視已成事矣其亦有是焉否乎予嘗聞侯之言曰
某于吏治罔所習罔有裨顧一意以爲民餘無他也
予觀古者君子之從政也其於民也亦有二義焉每
人而悅之而或終無以厭其意惟史之稱何武也謂
當官鮮赫赫名而去後輒見思夫當官務爲赫赫者
必非一意爲民者也嬰兒之依其慈母也鮮所見德
釋諸其懷而去之終日嗄而嗌矣侯昔以爲偶然而

筮仕乎新無所擇焉爾偶然而宜民于新無所私焉爾偶然而遷去于新無所釋焉爾凡事莫不以偶然爲至謂其意到也侯之一意爲民而出于偶然之意到豈與夫色矜意炫嘵沫蘧喈者共矜赫赫之名哉平陽之民其於侯亦永有所思也遂記而歸之公請向化號蓋明頂踵之容城人

宗公講堂碑記　牛祚隆邑人

公令新五年仁風普遍上官屢薦之朝邑人聞而喜而憂究且熵熵如無所歸也乃議建一堂以像公意思報計無復之之意云爾公弗許邑人再之公又弗許於是邑之鄉老相率而進於庭曰使君來在戊午之五月其時以派地故比閭不得寧使君悉報罷緩補之明年夏旱秋潦又明年復旱使君早作夜思禱雨雪請蠲賑以拯民於流離溝渠之中是以歲凶而民不困逮去歲及今風雨調而穀麥漸豐戡勝他邑似天亦有以諒使君也而一切丁賦之清理驛遞之酬應以及風俗教養宜興宜革之事猶左籌右畫無寧晷四境晏如民望更生矣乃薦章疊上欲晉之朝雖上官之美是令我先怙恃也願揣堂於義學之後時式臨之爲諸生講藝於其中異日瞻顧

榱桷庶幾如觀色笑焉數年焦勞聊布於此非所爲
諛也公曰是吾職也焉用此爲終弗許然衆志已定
相與闢地營址不浹旬而堂已落成顏之曰宗意園
先生講堂斯時也西風生溫秋陽送暖傳有甘露降
於署柳聚而觀者幾千百人詩歌之以紀其盛有是
哉天人之際其應如響斯亦大異也已亦可以知公
德化之所致矣公諱之璠字玉崖意園其別號也祖
籍四川後寓居南昌遂家焉爲南國名族先侍御公
按東省中外肅清迄今思慕之因有大宗小宗之目
其講堂在縣治東隅雖不能禁其久而不湮後之覽
者亦將有以感發而興起也

李公祠碑記

高克謙

祭法有云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蓋功烈在民彪炳天壤載在祀典歷世
勿替而民之飲和飫德者思其人而不見往往流連
草木悵望邱墟以自寄其感慕無已之意他無具述
即如羊太傅出鎮襄陽率屬登高慨然數語峴山片
石至今以墮淚特聞此新甫之故實尤信而有徵者
也千載而下後先媲美其我開府李公平公諱鈁字
長源以從

龍世職改補郎署陞諫垣潔白公正不畏强禦凡有
論議靡不切中當時務歷任中外所至奏牘足以楷
模百執膏雨羣生既而由侍郎
特簡山東巡撫會病未赴既痊復授安徽巡撫布德
宣化仁聲四被齊魯之民莫不延領太息惜不得公
之保釐我也而公亦惓惓以東土爲念壬午癸未山
左薦饑時公養疾家居告請賑濟傾資假貸戴星而
行抵濟南駐於新泰之羊流福安[illegible]搜戶周給病
瘵在已日昃不遑饑民數萬人賴公存活而公竟以
[illegible]瘁觸疾致不起伏枕草遺本請以季子山東公[illegible]

完賑事俾無餘憾而後卽安易簀之日歎曰吾奉命
撫東勿克蒞任今以請賑來此竭力勤民得正而斃
命也死而有知吾魂魄不忘此鄉矣遠近聞之莫不
涕下自是念公不置春秋伏臘設壇而祭歲以爲常
今大中丞戴村李公樹德公之令胄也以奉領撫授
山東總兵明年遷本省巡撫緯武經文綱紀畢舉凡
有關地方疾苦者如濬河築堤開倉平糶廣賑卹減
科條緩追呼禁算緡悉見施行救救不倦六郡黎庶
浹浴咏歌以爲非先大夫之家訓不及此一時議禮
君子咸謂野祭匪古搆專祠以志遺愛又以開府公

節鉞東南勳猷丕著不在羊太傅下而新邑叔子故
里也不有以表章前哲爰建於公祠之左
使天下後世知新邑之思李公猶襄陽之懷叔子今
古無二致也克慕家世維揚當公巡撫安徽側耳令
聞高山仰止及筮仕得豪陰令去新邑六十里而近
戊戌冬豫暑新篆而公駐迎成爰牛侯蒲蕭儀步冀
邑父老爲道公長濟峽亭儉日徽公吾其爲溝中瘠
乎言訖嗚咽不能自已益見公之深恩厚澤洽
於民心如此其篤也克承不汝爲公之屬吏親
炙欽光而猶得備員於今大中丞之側聆緒衣之
度新甫之頌私心用是少慰敬捐俸量置祀田仍
之守祠以附紹豆之末又復引經據古道揚芳休所
謂功施於民勤事禦災公皆有焉撰之祭法確乎其
不可易孰與新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止表一邑
美一時哉頌作銘曰猗歟李公遵陽世胄冠珮登朝
舍香挺秀如作耳目侃侃論奏之翰之屏湛恩下究
何以錫之建牙衣繡幽左未臨江北旋授歲在鶉首
奔會亦瘝鴻雁嗷嗷旦夕斯仆公已病辭遄遞林岫
聞之惻然頒資請敕哀此癉人饘老喵幼手口卒瘏
宿痾復遘遺言悲聲載柩歲月已遷棲愴如舊

曰建巍祠與清輝轄甫栢徐松是新是鏤成侯則左開府則右揮映古今毋替登于豆公有命嗣世澤孔茂鎮撫二東羣黎在宥先民有言天道惟厚但活千人大啟爾後矧伊倍蓰何福不佑請視此銘長垂宇宙

江乾達

龍神廟碑記

新秦縣東四十里有山曰龍堂山下有大小二龍池水勢湍急石峽陡峻淵深不可測相傳有龍潛其中池之北岸有龍神祠邑志稱禱雨輒應於縣亦有龍神廟夫龍何神哉志曰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故曰神靈之物者也縣之龍神廟舊附城南東嶽廟之西廡而東嶽廟建自宋治平中棟宇頗敞僅存其址余於癸卯春泣玆土惻然者久之年歲歉雨澤愆期不獲遽議修建此固由余之責失當無能感召天和或亦不能致力於神之故歟乙巳春月吉偕邑之紳士於明倫堂而商之曰秦山爲五嶽長王者膺圖受命必禋祀以告代焉古者設壇壝其祀也以望後代乃易

雲雷雨則祀之而未嘗及龍沿之後世郡邑之祀以春秋享祀修山川雲雨之祠而龍神祠亦奉勅建春秋享祀以備不蔵之雩而召天地之和祠而祀之宜也縣之龍神廟舊附城南東嶽廟之西廡而東嶽廟建自宋治平中棟宇頗敞僅存其址余於癸卯春泣玆土惻然者久之年歲歉雨澤愆期不獲遽議修建此固由余之責失當無能感召天和或亦不能致力於神之故歟乙巳春月吉偕邑之紳士於明倫堂而商之曰秦山爲五嶽長王者膺圖受命必禋祀以告代焉古者設壇壝其祀也以望後代乃易

壇壝爲廟歲首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
山川惟天子得舉焉漢興因之東嶽侯國望祭泰山春秋猶非
之縣而祀之非禮也且我
朝發帑重修舊廟規制卓越前代泰嶽明靈既尊且安
而
聖天子慈狥望祀復指白民愛物之忱以時
遣官祭告爲民祈禱傳曰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天下豈
於邑有靳歟邑圄泰屬神爲泰主焉以禮審之以
時可無庸修建而龍神則各州縣得專祭廟之不
立神將焉寄董卿氏[illegible]廟之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堂房三間其後三間貨民居住角門東堂房三間
次右廂後正北二間爲看廟道人住宅棟宇輪奐潔
清肅穆差有以妥神靈而勤祀典是歲亢旱正殿而
竣而甘霖已沛邑父老之祀者皆樂觀厥成焉夫
龍之爲物也産于深山大澤能興雲致雨澤及民生
故曰雲從龍乾之爲卦取象于天其六爻皆取象于
龍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德也自是而往入廟告
虔祀事不忒重藉明神之顯佑偕山川雲雨之神會
合而成太和風雨順寧疵癘不作邑之生靈其永賴
之矣夫卽士君子之乾乾夕惕者亦必將附風雲之介

而顯利見之無朝也哉因識修建之本末勒諸石以
爲奚焉

葛之請與嘉靖甲申都憲王公撫東藩詣神祠展謁顧瞻祠宇傾壞慨然興歎遂下營繕之令經始於嘉靖乙酉十月己未落成於嘉靖丁亥九月丙子規模壯麗丹漆晃耀突出烟霞之上巍乎岱宗之間斗柄之南一奇觀也而神亦寧矣夫神寧於上人安於下由明協贊和氣熏蒸雨暘時若由是庶草蕃蕪百穀用成朝廷無四顧之憂安知不自王公一念之誠有以感之哉

呂祖白雲閣記　國朝　盧　綍

世界中極真而極幻極幻而極真者神仙是也白軒

韓廣成親授道指泊周柱下史間演元妙微言雖丹經一派薪傳不絕而未遇其人不輕指授數百年亥千餘年庶幾一遇漢則鍾離子唐則純陽老祖中間踈曠非無踴躍學道之人如秦皇漢武之雄畧或求藥海上或馳馭西池然卒至精耗力疲永一見神仙而不可得是何其術之難幾抑果渺茫不可測之事歟至讀列仙傳中鍾離子事不多見而呂祖游戲江湖出沒島岳蓋無日不可遇無人不可遇奈之既遇者仍歸於未嘗遇而不遇者又似乎可以遇是以樵夫監子可與共戲游而酒肆俳場可以會嘯歌

仙翁猶旅浪不覊玩弄人世使世輕薄神仙識爲怪誕總之仙翁一片婆心不求自了身事正亟亟焉日往來塵濁於顛倒不可測之中大爲凡人喝破癡迷現真種子立時了悟立時解脫不難瞬息飛渡十洲三島間龍虎明明有升降之理火候明明有還轉之期飛昇明明有修證之地此皆事理之確然可信世人自見幻神仙何嘗不示真哉青齊間固近接蓬閬宜爲仙翁不時游衍如新治東門內有白雲閣劉生四聰爲余言白雲之額乃乩筆自題署其尾曰烟波叟又自書對聯有萬里雲霞憑鶴到九天日月自仙

開之司夫白雲黃鶴江上烟波此呂祖昔顯蹟於吾
楚洞庭鄂渚之濱者乃跨鶴乘雲飄然久去千年消
息渺烟沉使登而弔者悵望昔人歔欷不返烏知
來游萬白雲黃鶴居然現在仙翁雅詠匪盡無憑
嘗讀[illegible]忠侯所作翠微傳記呂祖乩語極詳有云平
陽治[illegible]五里許山曰鳳凰曩因渡海偶濕錦囊佳句
過此暴書石間適醉臥晝暴而夜露篇籍飄飛野人
望之疑爲山火及驚覺乃收拾去自此遂易其名爲
暴書山以斯言之則仙翁遊此固有其由閣楚白雲
嘗從茲始又誦其詩意清超書法翔舞斷非人力假

[illegible]所能此余所謂真而幻幻而真詎留此环破疑團
示人悠忽惟從來極幻即是極真極真即是極幻迷
則一身四大總此虛妄何獨空花幻則牛鬼蛇神亦
此實相何[illegible]真我此仙翁以真示幻借幻藏真一[illegible]
利根人隨處皆過鈍根人當面自失所謂元妙不測
往往如此若云神仙終不可求吾不信也余既於茲
閣而爲之記更繫以詩以識異仙翁往昔因緣而並
爲夢中人加一番猛喝也

蓮花山關帝廟碑記

宗之璠

人皆有忠義之性即皆有忠義之心傳曰非獨賢者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是已聞之近朝堂則易生名心
近市塵則易生利心獨至烟嶂雲壑泉石幽清之地
則覩樵牧而若親念營逐其如兒忠義之心有勃焉
莫禦者唐人詩有云空山寂歷道心生是已抑聞之
忠義易以動人行高一鄉者化及千古傳有之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已若以抱忠義之人歷幽清之地復感以
至忠至義之神聖其有不勃然興起而爲善者吾知
其必無是理千古至忠至義之神聖首推我
關夫子境之清幽足以生人道心者在新邑莫如花山山中大士宮殿壯麗海內來瞻仰者踵日相
誠善地也余憶幼年讀書時嘗夢入一大山見赤面
神王呼余而誠之曰爾具忠義性保而無移異日當
福掖將今猶耿耿心目間一日萊蕪戎公過我約登
蓮花之遊遂相與坐山兜至其地覽眺竟日不然省
悟蓮花形勝如當年夢中所見以告戎公慨然相語
曰是不可無以祠我
因夫子各捐五十金爲布施倡因而擇地構祠工起
於辛酉春落成於癸亥夏是舉也雖戎公與余創其
始而余獨終其事四方善信亦無不樂觀其成一以

報神聖德功一以激勸忠義吾知後之讀是文者必
不以深山中建立祠宇爲無當於義而笑余作亷中
詔也

普慶寺碑記

宋 楊

縣治西有景慶寺舊曰宣明今改曰普慶寺初繫之以宣明於是
朝賀於是
垂拱二年成而復毀者數邑西蘇翁加以豐華屢葺
冠蓋絡繹夫馬之費供應之需官於斯者無可告
與佛之日受風雨霜雪之摧折予不得而
爲援手差畧相似其不能爲修葺計固不

而戊來宰斯邑見寺宇殘壞內設
龍亭綵幔歲時行與禮非壯麗整肅無體制不稱不
足以昭誠敬惻然者久之越五載今年歲豐稔謀之
紳士布告閤邑隨力捐輸俱踴躍勤事經始於辛卯
九月迄壬辰三月而工畢計修正殿五間建東配房
三間又建
鐘樓西配房俱加修葺丹雘刻梱揚輝耀采庶乎可
觀而向之摧折於風雨霜雪中者今皆金碧莊嚴安
香亭供奉矣靈應如佛固宜廣施功德以祝國祐民
而僚屬紳士之

朝賀於斯者不益凜官箴而嚴法守乎哉因爲序其興建始末於右云

暴書山記

明 趙 鎰

暴書者果何人乎抑何代乎果何書乎抑何暴乎經乎傳乎佛乎仙乎人乎鬼乎權謀乎術數乎家籍於此乎道寓於此乎多藏而富乎久積而潤乎濟河而瀆乎遇雨而泥乎何爲而見乎何爲而隱乎皆不可得而知事既不經理亦未信何爲而留此名乎造始開端又誰氏乎一人影響泯乎滅矣而今安在乎鎰日之遊將無同乎二十年後鎰亦安在乎況今大化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頃刻瞬息去矣千萬劫後上而天下而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與化俱去矣暴書又安在乎而況於翁與鎰乎而況與我諸客乎鎰與諸客譚元至此無不瞪目慨然憮然若悲鎰曰休矣鎰與諸客皆大化中化也化存皆存化亡皆亡生死存亡無往非化何悲之有於是衆皆僅觴懸杯大吞盡醉日夕命駕肅鼓吹而南征望樓櫓以言旋歸邑入俗與吾民偕樂如故

康王城暴書山辨疑

國朝 張相漢邑人

新泰古平陽地春秋宣公八年城平陽即此相沿爲

康王城城之北山名暴書俱未詳其故遺有仙降乱
云康王自是仙踪少不沒北山舊晒書即舉此二事
實之答以康王即宋高宗始封於此南渡後登大寶
實龍潛舊地故俗傳有泥馬送康王之說新甫泰山
之界化馬灣在晉但已乘所載止於元祐大觀中事
以後徽欽北狩疆域淪陷於金故文獻不足徵也又
云呂純陽仙翁遊南海陸濕綿裹佳句道經於此暴
之北山下晝暴夜乾陽光燭天野人怪而聚觀見呂
師假寐於石既而收書去乃易此名夫世代迭更古
蹟湮沒有正史實錄不及詳而得之稗官小說者雖
其幻茫不可據而亦事之所有信者姑存之以備參考

孔貞瑄

青雲山記 即萩

金斗肥枯青雲獲潤筆峯筒劍翠色可摘倩若芙蓉
疊髻與華不注如出一稱有桃塢松林龍門飛泉之
勝至觀音坪寺僧例勸止焉曰否否此止境非畫境
也緣石縫仄行入山陰洞定端仰視絕頂四圍劇峭
垂鎖延登坂峻塹深俗呼閻羅鼻險可知也異在石
城一片無斷續接落之痕堅光縝琢錦風遠眺東蒙
雲物飛入襟袖欲下目眩魄奪始信昌黎華山投書

之亭按碑記蜿起平皐矗立天表南絕倚巖寄象傲
特益震奇之芽苗從宋之襟帶可謂善於名狀矣

遊霸南山記 一名宮山又名蓮花山

孔貞瑄

漢武東巡其雄心固將傾洩四海跡陽五岳廼獨睠睠於此建離宮何居曰彼有取爾也霸南著於
曾頌因離宮故更今名九峯如蓮因號焉世祀大士
香火極盛士大夫遊者輪蹄顧寡名山勝蹟如斯蜘
之士不過知已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由東西有兩
峽城迴複嶺蜿蜒蜒遠由環徇勢如登機北眺
九峯攢翠蓮瓣半吐如天水蔚藍精華在隱見之

及山麓諸勝皆斂不露轉訝亢直不愜所望陟天朝
忽開異境始知大美中涵層繒曲澗百折不窮過仲
活三登蓮花砰觀石梁飛瀑嘆爲奇絕蓋山腹結穴
要地彷彿御帳崖而深險過之及漢五大夫松虬枝
蟠幹龍鬐蛟髯若欲與秦松爭衡者長生池上下兩
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鯽或洑行出上塘頗有禹門登
龍之意其上興雲洞外狹中闊可布几席夏秋雲從
洞出滴露如雨開小渠引洞外激流有聲觀音白衣
兩岩萬嶂揷天離奇天然石屏隔座如同宮
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膀如臍如乳如鱗如

鳳峙如龍蹲峯錦疊繡錯有層次而雲溪風隧中怪
砂帶水枝腳橫生如獬牙如噬嗑如錐如戟如梗如
權如虹飲澗如鼠尋穴如柄投鑿如杵入臼皆棘矜
跌宕作鈎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知纏源立
則有懷去乃不駐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僂極窈窕
貴矜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曲沼承之若
淨瓶白雲洞人祖廟掛斗岩縹緲天半由懸逕轉上
界斷橋深塹隔絕塵緣牽鐵練猿跳而過達新甫絕
頂峯類鸚嘴百里外望之空青不盡杜詩齊魯青未
了豈獨望岳云爾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下入騎仙人

洞老虎窩麻搭洞白雲庵春梢溝末子坊三間悉流
之勝槩離宮在山之陽鞦韆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
鈿諦觀新甫宛宮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鑿體之宗
子但泰山古穆新甫秀麗品其骨相者具體而微者
與

又青雲蓮花小記

孔貞瑄

青雲蓮嶽之小影蓮花香水之後裔斯亦奇矣聞山
底春梅溝諸洞天歛空玲瓏簷有流泉仰見日月亂
時人多入之近如武陵之迷逕迴接嶧山最爲玲瓏
由山腹可達絕巔遊者快談之蓮花玲瓏鮮有聞者

則衝僻之偶異而山靈固不爲之顯晦也

遊蓮花山記

張相漢

按蓮花山卽古新甫也詩云新甫之山意其時必蓊蔚茂密蒼翠挺拔故與徂徠之松並詩歌今不可復識矣後漢武巡遊駐蹕因名宮山粵稽封禪朝殿及東西宮等侯塘遺趾具在則世所流傳或不誣也山下有運舟湖卸舶山想昔之擊汰揚舲者今皆蕩然嘗聞滄桑之所更近於誕因今觀之日月不變遷古人豈欺哉竊念漢武好道曾期仙於甘泉降王母遂駕仙桃其所至必多靈異若無高賢居

物色而憑弔之致令神區奧境埋沒於蔓烟野草間而怪石古木獨爲樵夫牧豎所滓蔀而盤桓則山靈或笑人矣吾里數輩結社遊觀亦偕伴登臨乃於仲春四日由石棚葦池雖山麻塝等峪盤旋紆折漸抵山麓凡遇盤石輒草則扶杖而憩有如杜子美所謂三步回頭五步坐者經高泉寺卽圖所載摩子方也松栢森秀兩壁間鐫有楊二明府先後倡和之句自是緣厓扳磴下上迴旋土人謂此三圈也既而兩岸壁立百尺直下上橫巨石儼如夏屋中有懸瀑飛空傾瀉噴沫成雨點時復因風容與久而復墜滴瀝

瀟灑錚錚然作環珮聲掬飲甘美清冷徹骨詢之行
人曰此水簾洞也面圖中不載何也旋過五松樹忽
睹奇峰[illegible]天排空[illegible]如[illegible]屏繡帳前則廠豁爽塏
因石爲基搆大士殿雕題[illegible]桷宏材備具雖藏藻未
施而跂翼矢棘已有飛雲捲雨之勢左爲靈寶山右
爲天臺山拱揖環抱聳翠獻秀上有與雲洞幽邃寥
廓[illegible]謂此山雖無危峯險巘
懸崖倒壁如嵩華峨嵋之峻峭茂林修竹帶湖襟江
如匡廬天台之[illegible]秀然磊落雄偉突兀倚疊殊形詭
貌[illegible]難以象擬其於物也如龍跳如虎踞如鳥翔如
兔伏如几如屏如鐘如鼎如盤盂如圭瓚其於人也
若坐若臥若行若立若聚談若列陣若貴介端冕若
醉仙欹斜橫眺仄覷皆成姿態遠觀近玩悉露丰標
真筆墨所不能髣髴丹碧所不及繪儀者也坡公云
所貴乎畫者爲其似也夫似者尚可貴況真者乎然
贊畫之省者曰逼真而語真之妙者曰如畫正以喜
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寓蓋其移情涉趣全在非有
非無之間故氣韻生動寫炤寓神耳予謂樂山水者
亦必另出手眼別具肺腸自有一種天然之致隱躍
悠揚方可稱千古賞識如按圖而索曰某某宛如某

某酷肖則新甫一片石豈真有鬼斧神工劖削堆砌也哉予念此遊雖掛一漏萬然意所領會亦足暢一生之拳踢後緣倘否未可預料今漫記其畧庶蓮峯勝槩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楊繼芳

遊松岩洞記

丁酉秋九月楊子行役泰安至羊流西南見有水色驟然樹色蒼然者行人曰松岩洞也乃止輿隸撤蓋携童僕易騎登之及汶方半渡馬愛清流廻旋於水中見許尉踵至遂偕往過砂磧有村落曰雲河茅屋數點在橡葉中自此嶺行紆曲皆樵徑再上坦然得王母殿殿前松栢陰森石壑高低不一奎閣峙其左旁有遯流襍波波流折處有橋橋已斷不可渡返自上流狹處踏碎石而過與蒙茸爭路路窮而壁壁有穴斯洞口也嵌空成屋過此以上觀前後諸峯嵐氣映人則又一觀也時將重陽鴻雁唳於空日未午淡如夕照同許尉坐松下俯聽水聲水不可見聲在樹間欲尋聲北下有客三人策蹇東來皆知己也遂共返池左池上垂楊一株鳥欲墮客曰樹下舊有庵曰問道庵前有釣磯俱湮廢不可識矣於是折枯枝汲流泉煮茗啜之起而北上半里許栢叢生焉栢窮

而入松盤踞若虬龍生石上踞石西眺見秦山巍然
柱天影連東海乃思自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山之
峙於地人之遊於山者何所止極可勝嘆哉徘徊久
之風生萬壑雲起諸巒而身不知在何所矣遂以此
爲遊松岩洞記羊流爲晉太傅羊叔子故里客則諸
生高子錫貞劉子碩卿許君德俊侯子世貞碩卿謂斯洞乃其
先人秦軍遊息處結茅不可考云工也而秦以人事因
附誌之

龍池碑記　宗之璠

其龍之記甚數也雨陽寒燠各以類應易之乾卦言
之雲行雨施象取諸龍君子脩天作小脩德俟其
類也以類相從有感斯應亦安可不謹乎哉
固宗子曰余由是而知修省不至動輒諉於神不
福者之未能無咎也縣治東北四十里水源出亂山
南流過懸崖瀑布直瀉下匯爲池二水深黑不可窺
測相傳有龍居其中因號龍池大小別焉者池之廣
狹不同也崖上有祠今且頹壞盡矣嗟乎亂石荒榛
中祠胡由興意者當日潛靈顯異人被其施搆此以
爲祈報之區耶其興也必有所由興其廢也亦必有
所由廢豈前溢其潤後屯其膏以至此耶抑蓋是土

者修省弗加遇災諉咎遂廢厥祀耶寒原蓁草回顧蕭然欲考其建祠年歲與興廢之由而殘碑斷碣有存者戊午余蒞新值大亢旱自三月以至五月數旬不沾雨澤余心甚恐以爲必立致不得其道所致齋沐三日夜偕薦紳士庶行禱徜徉龍池取水焉目擊廢祠悚然內動此余之咎也夫未形諸言心焉述祝倘蒙厥佑必新厥宇禱畢東邊未數里俄見煙氣如縷由池上出已而濃陰四合大雨傾注至縣四境告足矣薦紳士庶咸來爲余賀余曰微龍神之力不及此卽捐百金與爲紳士庶共董之爲工以興厥廢剪始於辛酉秋落之壬戌春院成爲紳士庶請余爲歲時紀余惟山谷之異感應捋拢功奇德妙廟祀之宜乃以前所考從無所傳致有諉咎克廢厥祀今者之言又烏可已乎因是不揣固陋直述行禱之始末俾後之蒞斯土者知龍神之宜有應幾愼動修省正厥雨暘時若之感以求合於龍德且由是無廢明禋而欲繼葦其祠宇者亦將有以稽考歲時而不至與嗟於寒煙蔓草也或可稍贖余前者立政不得其道之咎歟

古河泉記

宗之璠

新泰河之濟濁者以十餘計惟汶河爲大泉之入河者以三十餘計惟古河泉爲大泉源出平地漩渦上湧歷亂如萬斛珠噴吐不竭匯爲池亭泓半畝深三尺許石爲岸岸上高楊交蔭接翳雖盛夏亦無暑氣歲在癸亥余奉行河使者檄從事諸泉掘源濬流修築堤堰凡三十餘處次第告竣而古河泉之石堰以成單騎往視混澄洋洋浩浩其源莫窮其流罔息俳徊循堤鳴在樹花氣相鬨　派空明遊魚咸樂志稱諸　與感寄托遙遙命童子取筆漫咏以紀之曰

[illegible]人答以不知又曰先君之讀抑豈已有更易之
以閱於今二千餘年又近在大道旁豈無名流好事
登臨留刻其中而傳述絕少志乘復荒畧不備至并
其實若存若沒雖以予三人往來睇眄慕其奇秀非
一昔亦復憩濟勝無具其徒爲山靈之姍笑者何限
是不可無記以爲山贈是夕宿新泰會邑令江君將
有志於修舉言其治有青雲書院因爲改正院額而
并識之具山志稱在東鄙十五里疑即山近西小石
山俗謂之金斗山者是凡齊魯山川皆處處有正名
見於傳記圖經可考而無溷於道塗旷隸之口者良

不勝慨也

靈槐記

江乾達

新泰卽魯之新甫其地宜栢不聞其宜槐也乾隆癸卯春余來宰茲邑甫入境察訪民情土俗兼問所謂新甫山者父老爲余言境之西北層嶺複嶂古栢蒼翠者卽新甫也自漢武帝建離宮於上更名宮山今則謂之蓮花山矣由山徑行八十餘里見樹木之屬多槐楸楊檜而城內多植槐及抵縣治堂曰忠愛堂堂下有古槐二株左一株連數抱幹末枯而旁枝濃

若虬龍不復知爲何年何人所手植考之志乘元至元二年邑人蒸蘇槐遂枯越三十一年復置縣槐亦復榮邑人稱靈槐焉顧或者曰槐者懷也取懷人之義也古者三公面槐論道經邦之地而槐在焉俾覲斯槐者保民如保赤子毋使少釋諸懷抱其卽老安少懷之義歟又或者曰槐以懷人固也其薇蒂公庭而民不忍傷由於手澤長也如孔子植檜子貢植楷不過一木耳老幹無枝歷二千餘年而不磨滅競爲記贊詩歌以傳其事斯槐也殆亦昔之賢有司所手植而并不欲後人之知其姓名歟之二說者近是而

吾更有進者以槐之守一不變備經歲序之代謝寒
暑之推遷風霜之剝蝕而永懷茲土無有二心鄰於
忠且以二槐之榮枯與一邑同休戚邑去而彫瘁邑
在而濃蔭冥默中眷戀乎新庶蔭乎新而新民實嘉
賴之又鄰於愛夫樹本也果知忠愛大義乎其誰植
之而誰培之乃詢之故老無傳焉徵之舊册無徵焉
即以爲天挺其靈自有忠愛堂便有此樹因以發人
忠愛之思焉其誰曰不然信如是昔也歌新甫之栢
今也歌新泰之槐槐之爲靈昭昭也後之對斯槐而
并覽余之記益宜封殖此樹以來其謳思也云

學校廢興記

國家設學官各省府州縣復置書院培養人材至詳且備新邑設兩齋教士志載元明以來皆有書院山長一人

國初邑侯宗之璠創書院於縣署東閱百年僅存其地乾隆壬申張公紹文教自任乙亥延萊蕪張孝廉湘就羊流羊公祠授生徒一年以艱去後遂止壬辰四月胡公敍寧由利津鹽大士授新邑修學宮既竣於學宮北白捐銀六百兩置地基建書院額曰青雲書院院門三間由院門至屏門二十餘步東西十

二步地寬廠列石數十丈爲講堂以在學官後額曰
仰止堂之前繚以環[illegible]石爲邑人捐貲供膏火題
名最後書室三間爲山長[illegible]所至東西瓦房十間草
房四間爲諸生肄業房院東地可開圃院西稍陰可
種樹新邑科目久踈書院成丁酉己亥二科領鄉薦
者二人胡公以疾終於官署署理鄧公希會以胡公
有廚項將膏火入公書院遂成兩齋公署記陞四十
八年癸卯二月十[illegible]江公乾[illegible]并廟記
至書院見堂室廊廡具在獨少肄業諸生詢得其故
蓋[illegible]江營膏火會歲歉遵辦甲辰捐廉俸延賢[illegible]

山長薪水皆備自官諸生貧者給米門役一人歲支
米三石六斗閏月有加每月課士親至院扃門命題
翼日發案優等獎賞上憲道經新邑者訪聞而嘉予
之親履其地或宿院中謂新小邑得此庶文風丕振
學憲趙鹿泉易院額曰敖山書院作敖山記勒石於
院是歲江公重修縣志囑瞻同加編次瞻自慙學業
謝陋黽勉勤事因并序書院廢興之由以質諸同志
云

序

國朝 盧 綋

新秦縣志序

按新前爲邑介在禹貢青徐之間於時弼服建官任土作貢謂是密邇冀都幅員較他州稍狹制治實較列服爲詳周官倣古遺制建千八百國雖職方統緣九畿而列侯封土碁置繡錯其中互相經緯秦改郡縣設守令究亦易名不易實也惟治天下之大端必存乎此是以蕭何初入關即收丞相府圖籍以此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歷代良史往往致謹於斯要使按圖考志山川之險夷封域之廣隘田

賦之豐嗇風俗之淳澆人物之盛衰鳥獸草木之玲異燦然如觀指掌豈皆紀述足履而後知之歟惟郡國上其書太史專其掌約舉崇雅黜浮以成一代良史至於謀篇制義有分合有畧有詳或分部而存或附例而見如史記禮樂爲一志史記律歷爲二書而蔚宗合律歷爲一志史記止爲儒林立傳而班掾則兼志藝文漢書止地理作志而蔚宗東易名郡國其書要皆不失爲正傳以此準之凡一郡一邑作志之法當無以易約矣

[illegible]寅歲來撫新邑時兵寇交攘旱潦頻災雖[illegible]無其萬一閒嘗於行省之耶律所[illegible]平賦役振困窮究於斯民坐理未[illegible]弔古師曠高堂羊太傅孫明復之故墟夫非名勝之遺先賢之烈歟求其編集則故老稗家無復存者每喟然嘆興曰安得賢者振揚休烈歟甲午春適遷粤西自分萬里投荒終無生還理詎意戊戌秋復移守東郡過歷下父老擁車而迎慰勞久之且爭相告曰子大夫行楊令君之卵翼新者倍有加也子大夫抑開其風乎無何令君且馳書來兼以所訂新志相質披覽一過適憂所懷欲次典故高貢周官之遺

頒簡合宜且兼司馬范之美
天子下明詔徵郡邑之書則茲志洵足副採風之虞
典也是編令君總其成而考訂詮次之功庠師牟君
居其半邑高紳學士居其半令君之勞心茲邑者亦
此宜父兄愛而慕焉如慈母漢朱邑治桐鄉有竟
致曰吾子孫不如桐鄉之民愛我也絃治新邑三年
之間建無赫赫莫能遺去後思固將以桐鄉俎豆讓
焉於昊日矣惟是匿瑕覆疵無貽訾厲所藉於
令君者良不淺哉於序茲志而不無終致惓惓也

新泰縣志序

太史公自敘及列傳推論古作者並稱窮愁著書垂
文以自表見然則著書者顧顏不得志者之所爲也
苟有吏事之責簿書之煩則其勢有所難兼夫爲吏
之難至今日極矣錢穀訟獄盜賊逋逃軍興期會之
役一人之身而考成之目以數十計缺一焉皆足曠
官而論罷於是疲精耗神思慮煩其中耳目亂其外
以庶幾奉職救過至於史乘文獻之林非獨不能作
也寓目瀏覽者亦十有一焉楊令君之爲新泰也
若行所無事而百務具舉士民安之已而詢父老討
掌故俯視濮水思師曠之賞音仰眺宮山弔漢武之

遺跡見山高而水長慨然思高堂生羊叔子竹溪六逸之流風餘韻庶幾遇之而邑乘缺有間矣乃謂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其曷可不志徵文考獻與邑教諭舉人牟适廣搜約取舊分十卷者定爲六卷凡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貢賦災祥藝文之數燦若指掌雖古之窮愁著書者其精析無以加焉先楊君而令者而今東郡太守盧君好古修廢不遺餘力其事犁然見於篇而楊君博雅能詩宜其才長力裕考鏡於古今得失之林也若楊君者可謂知所從事矣

新泰縣志序

楊繼芳

國有史家有乘邑有志紀實也虛則不傳紀公也私則不傳紀城社山川宮師風土人物之升沈代謝也不典且核則不傳典且核矣而文詞弗夸則夸弗繁不畧矣而其間序次則畧則又不傳不夸不畧不繁之槩去取之宜不足以爲國家之所採擇與夫後世之所徵考者則又不傳甚矣志之難也新泰舊志漫滅無存自萬歷癸丑南都王公重修迄今四十餘年其間戶田不無增減風土不無更移官師人物所嗣續者又日積而月累也不亟爲計恐難卒攷余滋憂焉進邑士大夫與謀多謝不敏余謂九嶷牟先生日

若起家魏科秉鐸茲土爲文獻之宗且家世東海桑梓之誼屬焉茲是之役執牛耳者非君而誰先生復辭余慨然曰士大夫之不肯輕任者以身乎此土也先生之亦未肯即安者以未身乎此土而慮三代以來之直道難行也雖然余與先生居此不爲不久交接不爲不深簿書之餘勸課農桑相隰原度流泉者五年於茲矣瀏覽始遍先生端居絃誦所謂稽古而類今者亦茹遍是者尋之非耆奪之冗屑而固陋者莫治之蔽缺信不存其疑載其眞不載其僞於我

夫各以其帙來投午夜一燈虛心對閱見舊志分卞卷然固考有圖然考似不必另列一卷爲載於首統封域建置食貨職官人物藝文爲六卷其邱墓風俗災祥則附封域之末學校首務也列公署之後壇壝重典也列廟祠之前城隍關帝火神八蜡馬神載在祀典者也列諸廟之前諸如職官人物藝文細加筆削不敢沒人之善而亦不敢煩稱博引以災梨而混日也紀實紀公傳眞傳信雖不敢妄謂成書庶幾存其事實以備

國家之所擇後世之所徵爾經始於九月既望告成

於十二月朔日凡三閱月云

墓誌表

宋　歐陽修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嘗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閒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
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
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章薦其
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市
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客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旌號翼經更戰
焚逸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illegible]迂百出雜
僞真後生牽畢習前聞有欲患之憂攻羣往往止燎
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
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名在斯文

師曠墓表

國朝盧鉉

新泰縣治東北二十里許南師店有先賢師曠墓碑
表無復存者旁有廢土基並石槨高二尺許別築[illegible]

有考諸傳志師字子野晉平陽人爲晉樂師後爲
公少傅其所論述意載之詳矣不服深論其[illegible]
歲楚人盧緩來令新邑因爲師請立塚戶祀田不蔑
命乃爲立之墓表述所欲言以記之考周封禽父於
魯錫之禮樂較諸他國斯爲大備爲是以生茲土者
其於樂感能明其精意而紹其微傳如師摯師襄相
繼嗣出其與雅正樂之功千古莫及是皆與宣聖同
時按左氏傳而師曠之生又前於宣聖其論衞出君
則在成公十四年余初疑師既爲魯國之艮何不用
魯而用晉哀者三桓僭樂成襄之世已兆其端師早

見及寧以身托異國必不廿屬首丘應其師摯適
齊師襄入海之意而行諸永然之先數十而之心尤
有千百世未經發明者周室既衰晉實首霸而齊非
同姓晉乃唐叔之裔翼戴宗國名義爲正故曰周之
東遷鄭晉是依以晉平之賢尊王室迹固可見其有爲
是師之去魯適晉者不止以去魯存魯而并以仕
晉者宗周其用意深微正與春秋之旨有合至其始
終不忍忘魯之心於其歸葬茲土而益見雖首邱之
義古人所重然師之仕晉得君不爲不盛汾陽安邑
之墟詎無抔土瘞其遺骨奈何以既死之魂猶戀戀
故土求歸葬之爲安耶明乎生之用晉者非不欲爲
魯用正恐魯不能用而反爲三家用死之葬魯者終
以身爲魯有固不獨三家不能有而并晉亦不得有
今於師生仕死葬之際面識從古聖賢用意忠厚其
不爲人所測者往往如此也

高堂公墓表

盧　茲

新泰縣治東北龍廷莊酉有先儒高堂公之墓在焉
按史記漢武帝初即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
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

自胡母生時諸儒相望出天下學士靡然鄉風今
考所產之地咸不出齊魯數百里內其殆親炙洙嶧
遺徽俾六經之學薪傳不息雖秦灰以後而老師宿
儒竄伏山藪咸能以心記口誦繼絕表微迫儒術既
彰人持所學以應天子明詔如高堂公初以士禮十
七篇授魯北蕭奮奮以授梁人戴德戴
聖而禮經之傳從茲日盛從祀廟享洵攸宜矣於今
兩千年楚人盧茲來令新邑訪先賢名蹟既得公墓
祇諸荒土一坏洗山帶汶墓表無復有存悽然有感
詢之土人云其後今已失傳向猶有高姓者族雖不
盛尚得嗣爲公後今並斬然絕矣有司宜空苗
裔自言高氏乃其外家願刻石爲公墓表以志
其爲請諸直指使者求立塚戶數守墓已數畝不
允僅得立石以表其墓余初疑其已封藏亦莫
爲公塋而邑庠劉生四聰爲余言數年以前斯塚適
陷內有石槨骨骸盡露衆甚奇偉絕不類今人槨旁
有磚疎鏤其上云漢魯經博士高堂生時鄉紳張君
相漢邑庠牛生蘇及諸同志爲請金界土重瘞之擬
爲之記不果則斯塚之爲高堂公固斷斷無疑矣所
可異者漢武帝名爲重儒方封禪岱宗時作離宮於

新甫山麓去龍廷僅六十里耳不聞求賢人之廬而
表異之所謂崇儒重學者安在也然按志高堂自傳
禮而外事蹟別無可考當亦
名時年已近髦惟知閉門授徒雖意恬退雖天子臨
其境內亦不求式閭以爲榮歟布斂而葬懸棺而封
儒素宜然亦奚足爲公憾也後公之孫有高堂隆仕
魏爲名臣其諫營大鐘疏災改朔諸疏風烈猶不失
先儒秉禮之遺其墓當亦在茲土而求莫可得按新
泰境內大塚有十考其制疑皆古諸侯王而亦無可
辨識獨公墓封樹雖微人人至今猶能指述莫謂湮

古之報不爲永也

羊太傅祖墓表

考新泰志縣西羊流店北有羊太傅祖墓三
塚碑表記莫指所葬誰何詢諸土人參稽傳志咸稱
其一爲太傅祖南陽太守續其一爲太傅父上黨太
守衛其十爲太傅兄孫暨之少子曼叔羊氏家乘自
漢魏迄六朝以公輔顯名於時者十餘世今苗裔之
在茲土已無復存即
傳載都督荊州寢疾薨卒年五十八從弟琇等遵其
素志求葬於先人之墓欤帝不許賜去城十五里外

近陵葬地十頃初晉神洛出則太傅之墓不在新邑
已有明據矣至太傅二世無後而立兄發之季子簡嗣
爵鉅平侯傳至北齊者賢書通仕籍者猶未乏人是
後遂無可考以者羊氏以卿外戚當晉徙都建康
時並從遷江左茲土之人漸至單寒耳然按今族
氏羊姓絕無存又之後姓隨代易而太傅
之裔已更爲別姓矣二人爲余言太守羊公續墓
即志所記出折脩[illegible]衛夫孔融女生子
發繼娶蔡[illegible]
封爵詳載志方祐未詔[illegible]有相墓者曰墓有帝王氣

若墜[illegible]即無後祐固遂墓之祖墓者復九曰猶[illegible]
脩二公之祖墓[illegible]
太清庾寅歲建[illegible]
[illegible]猶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均足以相勝按太傅厚德如謀國之忠嘗言之審御
下之仁交鄰之信審敵之智任事之果審能之謀保
身之哲諸德無之弗備所謂人事既至者可以勝天
道天道人事兼者可以勝地利若公德之卑固足以
格天劘堅地忠本至誠尤宜爲鬼神所深鑒乃幸不
能補地利之缺數千萬世來俊賢人經祀之疑庸地
利既操其勝而天道人事遂不能挽回其萬一耶然
古今窮達修短自孔顏夭而後事之不可解者
直一端即太傅登峴山云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
[illegible]此遠望皆湮[illegible]

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以斯仁
人之傳否無闕後嗣之有無如太傅之累世厚德不
獨當時被澤而廟享望碑而流涕迄今經易千餘歲
而某猶然以楚人沐公餘澤冀以鄙俚之言爲揚扢
盛美則知懿好之在人心者既深且長是固地利之
所不能勝矧至今傳峴山者以墮淚碑而千流者以
羊氏塚尤見[illegible]之顯方借人[illegible]
事之勝余[illegible]之信焉矣

孔子龜山操

琴操季桓子受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之蔽魯也在泰縣境內詳山川志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唐 韓 愈

龜山操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material兮不中棟柱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予伍周公有鬼兮嗟予歸輔

梁父吟

漢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知相國齊晏子

梁父吟

晉 陸 機

玉衡既已駿義和若飛羲阿迴環轉寒暑自相襲
冉冉年時暮迢迢天路遐招搖東北指天漢西南升
悲風無絕響元雲互相仍豐水憑川結霜露彌天凝
人逝慶雲鮮克乘履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

愾愾臨川響非此孰爲興哀吟梁父巔惆悵獨撫膺

梁父吟

明 何景明

君不見泰山高高梁父在其半古來封禪禪地何
館崖崩壁坼鐵鎖斷秦碑漢碣何人看自從生人
九州九十六帝行權謀虎豹啖食龍蛇憂朝翻暮覆
作雲雨立談坐笑生戈矛君不見田疆論功爭二桃
齊門三邱蘼野蒿又不見魯連辭賞輕千金却秦救
趙何雄豪眼前無人辨曲直身後聲名更何益拂袖
空憐蹈海心護車枉須排山力梁生五噫歌莫哀東

絕梁父觀蓬萊千年雲開錦繡壁五色日抱金銀臺
瀛洲方丈列仙占文成五利何能驗徐生入島竟不

阮博士儒生盍坑對我吟梁父君振衣世路崎嶇多

是非琅玕芝草海岱曲釣竿拄杖從今歸

梁父吟

國朝 沈德潛

曾子耕泰山之下值天大雨雪不得歸思念其母作梁父吟以見志今樂苑載其事亡辭予欲倚考子心也擬古辭以補之共五解

力農於泰山之側雪閉川原欲歸不得欲歸不得眷念我母我母念我悵望隴畝道境隔中心何極

祿養由命色養由人豈因貧賤莫侍蓼莪小鳥反哺往來深樹嗟我人兮而不如微羽昊天明明乎其知我心傷乎

嗆孫先生

宋 石介

漢詔特隆經自授秦灰歷劫禮偏崇苔封馬鬣三尺雨月照龍池萬古風龍堂山下有龍池

留十七啟洪濛

唐 孟浩然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巾

題三羊墓

明 路陛

開府勳名舊巍巍吾世臣平吳資緩帶鎮楚靜羣塵淚墮三春雨恩垂百代仁羊流爭愛慕猶是峴山民

羊氏先塋

高如山

王氣已消鑒墓後且公猶出山前今勒石隱詩
日如舊看碑墨淚半帶仙斧堂踪跡像
祁連幾回仰止

過羊叔子故里短篇

王應修

佳氣銷殘世
牧斤湾猶能傳
遺 千明德公議傳不與滄桑陵谷同

固朝 亚廿孫

過羊氏墓

神書讀往編相者此望氣掘之尚三公不然且
若然祇心乃爾甘折臂粤昔在典牛何徒

處神與元子其才亦小異敦民肆狂還溫復倖 并冀
維彼國士行雅非二子類八州寄已隆刺指定何意
劉自操懿來撮竊睨神器授璽與抽戈悠悠管見戚
叔子去久遠誠哉非一事即此相提衡詎曰功名士

過羊太傅故里

程端商

雨過疎林日易昏晉時門巷幾家存風流幕府傳佳
話遺愛襄陽墮淚痕逆旅軒車頻弔古野田雞犬自
成鄰當年陸抗知君好軼事猶堪對客論

羊叔子故里

程世繩

千伐平吳績誰如折臂公碑流人墮淚藥餽敵能同

古屋斜陽外荒墳淺草中客行頻弔古蓑帶仰餘風

羊流作　王士正

山勢圍荒壘猶傳太傅城風流一銷歇華表只縱橫

落日高平道殘碑峴首情當年墮淚處髣髴見平生

贈新泰令楊仲延其地爲羊叔子故里　吳偉業

道邑徂徠下雙槐夾訟堂殘民立社遺碣石爲羊

野蘭齊秋美春泉魯酒香歸來羊太傅不用淚沾裳

過羊叔子先塋　江乾達

寒郊誰與卜三公太傅先塋在此中

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傳仕郡縣受　山名條　泥暮

冷面懸於庭後又遷廵出前所懸者

雲空非關鑒墓無後與解爲事谷武終高爵樓涼

何處關洛陽城外遷碑榮

葬送一項初爲都洛州寢

傳之墓自應僅洛陽

謁羊太傅祠　顏懷憲

贊警寒風至今閭墮淚猶似峴山前

裹帶氣

祠羊太傅祠兄瑛山　江達達

追隨山左前名區太傅祠堂是與謨半碣殘碑聞墮

淚一慈復帶足千愛空餘碧草徐增茂得沐流風入

宇殊豐獨喜陽家父老謳思終古起頑夫

宿羊流店　　沈受宏

見說華公里蕭條自北隣荒山寒下日古道晚飛塵
野華惟供馬郵醪不酹人且尋同舍客笑語夜相親

羊流店　　查慎行

峴首遊碑事渺茫空傳有淚墮襄陽居人自重羊公
里赤慫英雄戀故鄉

新泰縣環翠亭　　金　党懷英

宮居登宮府不見青山青閒寥亭上看青山遶重城
三見青山縱右見青山橫具教浮雲起碧嶂攢峯峯連

題王廣道環翠堂　　党懷英

詩茅結構畧三楹顧揖青山共落成一徑宛如通輞口
千峯何用詫南城清風枕簟人間世白日羲黃世上名
只恐山靈留不得暮年合起爲蒼生

登環翠堂基有感　　元李　鑑

遺址荒涼紫翠間讀書人去四山環塵埋破硯銘猶

在雨漬豐碑篆易斑化洽花邨前日盛道留元氣此
時閒晚生不識先生面南望三山涕泗潸

新甫山懷古

明 王應修

新甫傳聞久登臨始見奇懸崖高截嶠斷石迴參差
空翠翠寒濕微茫一徑危攀藤雲拂袖藉草露沾肌
斤盡魯侯相苦羨漢武禪山僧聊共話谷鳥暗相窺
壁古龍蛇剝林深麋鹿馳汲泉供茗碗敲火爇松枝
寂寞探元意棲棲京弔古詩滄桑不可問邱壑有餘思

登新甫山

高如山

萬壑風聲萬樹秋憑虛弔古此淹留離宮寂寞山如
舊洞府淸次客自愁矣九三峯天際出潺湲一水月

明幽坐來飛動思鶴背倘在孤雲可見不

前韻　孫述

滿谷西風滿目秋登臨勝槩白雲留秦皇舊跡煙雲鎖漢帝遺宮草木愁綠水鳴弦蟠澗曲碧峯拂劍插天幽深山深處無過此未審徵君可避不

春日登新甫山　趙希抃

春山春望鬱葱葱矯首層巒切太空問俗久傳秦禪地逢人爭道漢離宮三峯時吐嵯峨月萬木長交淡蕩風最是憑陵情不厭尊前青眼更誰同

新甫雄開

夜出見山火煒煒石間岡急走新秦邑漢之東平陽迢迢隔泗水霜坂五里長雖然水澤涸其流還湯湯逾波經古道衰柳凄成行蕭蕭悲風生冢墓吹白楊石虎與石馬跡是尚書郎始經新甫關蹀躞崔家莊人煙濕頹壁饑鳥窳空梁崖脚苦不高潭水濺我裳何以慰行路仰視天蒼蒼

路有兵部尚書王長公墓

春日同署中友人游新甫山國朝葉方恆

嶽東古新甫其形作蓮花俗因以之名齊魯相矜誇立石插穹昊葉葉紛交加廻環結奥區中有神仙家憑虛儼南望平野耕桑麻綿延漢時宮曾映朱明斜

莊嚴起梵宇奔走來窮遐遲宴期不可見石洞流春霞

登新甫山步高公原韻　張相漢

遠山蒼莽淡如秋躋勝情從展齒留魯桓傳來空弔古漢雲飛去若爲愁嵐光翠襯盈盈滴苔蘚斑痕處處幽我欲麥峯還自問年年山色可同不

宮山懷古　楊繼芳

秋色滿山青行雲濕古樹相喚谷鳥鳴聞聲藏其羽深洞有龍蟠巖谷帝雨夕陽憶西峯巢煙流復聚離宮何日廢荒草是石

宮山懷古

矗矗芙蓉倚漢栽嵯峨天際數峯開石埋漢闕荆榛老海莊齊門風雨來紫氣何年占令尹白雲千古隱蓬萊憑虛欲駕青鸞去不盡猿啼大壑哀

登新甫　程　雲

窈窕攀林杪空濛極望收野泉偏受雨喬木易知秋近擁青徐出高憑岱嶽游廿年邱壑志今日一滄洲

新甫　王士祿

徂徠既瓌瑋新甫亦巃嵸秀蒼蒼百里間與岱相輻輳莊顏望欽崟複谷森眺驟朱霞耀晨嶺白雲溜夕崦輾轉無定姿晦明相蕩激定有靈異棲或是仙人囿

漢武此築宮未必方士謬我行快瞻矚恨不躡巖竇
爲詠閟宮詩邁集被儒陋

偕友人游蓮花山　周華

我懷古新甫海波水湄行行盡南陌山谷何透迤
遵路漸深入前望多嶮嶇升降須臾間我馬亦已疲
休轡嶠巖側梯霞相追隨不覺致身遠但見羣山卑
大風拔雲根神悸心轉危手扶兩僕夫木疆足難移
俯臨萬仞下鳥道空如絲攀緣更數峯煥然豁支提
莊嚴奉醫王丹青間采恩歷階徧瞻仰長跪禮大慈
忽逢羽衣人捧袂前致詞謂予良幸苦蹈險窮幽奇
是山稱蓮花葉葉交撐持洞府秘靈妙天作仙人居
潛真總度世知名獨妄與當年漢武皇訪道親來斯
至今西崦上猶是離宮基聞此長太息恨不生同時
向讀方士傳往往參信疑或云燕齊俗怪迂恒相師
豈知踐神境異蹟還纍纍陋哉彼夏虫語冰徒見嗤

汶水拖藍　吳賢仕

從古稱五汶一在宮山陽支流出小孤蒙蓉發重岡
自經太傅城其流方湯湯南東與汶合入之爲堂洋
漆園秋水篇海若貢難量河伯尚爾醜涓滴可足詳
以此視溟渤置杯注坳堂夏禹敷九土吳楚號水鄉

洞庭連雲夢桐盧接瀟湘青兗水土半況非衡與漳
原山兼仙臺寨村柴城旁尚名爲大汶比茲覺神王
如許一曲水遶郭類城隍飄然拖一帶嬝嬝亦生光
相對可忘疲青藍判微茫

汶水拖藍

韓陞魁

奚抱康城瑞氣融沙洲霧起漸朦朧平陽雉堞雲霄
外新甫山林水鏡中天上銀河疑倒瀉人間玉帶曳
長空清風捲處濃煙靜一派藍光可貫虹

元儲企范

再遊敖山

不見此山四十年歸來山色照華顛山容依舊人容改獨倚南薰思惘然

明李齊萼

登敖山

敖山四望勢雄哉回首中原霽色開萬斛煙光朝自
斂千尋爽氣暮頻來層巒秀出青山外瀑布飛流碧
漢廻尺尺星辰真可摘寒杓欲取付醽醁

國朝王士祿

敖山歌

敖陽之北敖山高兀然拔地黏青霄宛爾菡萏茗吐千
葉其顏翡翠形鐫雕士人攘轉易名字呼牛呼馬隨
其遭我行過此値雨雪雲如東峯山腰其巔其趾
畧可辨冥濛猶可窺蔡巢何

麗森孤標野人夙有愛山癖車過十里仍回翹聊復作歌寄幽賞安得片石鎸山椒

敖山歌

張　棣

東南有奇峯蜿蜒走麓口山尖銳削與雲齊矯若驚龍昂首而飛走怪石森布榛莽宿霧却立滇茫踟躕縮步數轉以南開遠天柴門深掩　慈崖上蒼松連蜷如偃蓋獨立巉巖風雨至山松下巨石老苔生野花異草不知名危磴盤旋十級下臨削壁勢高傾策短笻登絕頂蕭蕭棲舞西風冷俯視岡陵倏忽千萬變參差散落浮雲影

登敖山

崔巍山色削芙蓉醉裏登臨伏短笻峽口廻嵐朝雲合巖腰闢洞晚煙濃老松抱石叢叢出曲徑穿雲處處封搔首不堪懷謝朓啣杯長嘯倚孤峯

畢維垓

又

萊愛敖山險登臨始壯哉青松扶日立啃壁倚天開谷在聲中響雲從石上來襟頽此盒閒長嘯任徘徊

李簡易

敖山雲霞洞

古洞藏幽處雲霞一徑通鳥聲聽不斷林樹望無窮遍地松花滿孤巒鶴影空欲尋羽化客何必鳳城東

遊敖山

敖山之峯青插天敖山之壁萬仞懸我來纔識敖山面又字青雲壁上鐫離奇怪石多無數或若龍蟠或虎踞或如鶴立或鳳翔更似老人行縮步中有殿閣古仙居陰森巨栢綠雲屯枝虬葉細翠欲滴日月精華久沃根行行小憩山房坐風聲忽夾雨聲過崖頭有鳥亟呼晴湛出青天白雲破名勝當看景紀塵茲山尤覺冠羣倫興來長嘯俯一切高寒鳥山神

吳本涵

登敖山歌

勞青山片片足下起古洞幽深苔蘚多石牀石磴濕徙倚枯禪已化四皆空獨向空山弔遺址直登絕頂躡天根復向巉巖覓石髓林蟠萬丈峯瀑落千尺水羣山起伏似龍腰峭石尖彎如鷹嘴凭高四望豁遠瞳長嘯一聲暮山紫平陽百里等彈丸煙樹蒼茫供一視大邨小邨千萬家歷歷落落皆可指有酒一樽養老春有琴一張號綠綺山中彈琴音更清山中酌酒味偏美古來多少看山人破險掇奇無逾此

陳憲

敖山道中簡學使趙公

陸燿

一峯秀出翠雲堆使者經臨眼倍開泰岱兒孫千百

華獨標麟角是真才

行憩敖山欲登未果陸青來方伯先一日經此有詩寄簡依韻奉酬三首　趙　佑

百里遙看髻一堆到來削壁倚雲開名山自具巖巖象漫詡青雲未盡才

無端孤隔易成堆每到佳山意暫開今日敖陽憩勝具緘題空枉士衡才

乍捧雲箋錦作堆塵懷條忘一時開為霖比似山孚澤珍重君才詎易才

前韻　江乾達

遙參岱宗白雲堆古柏森森石洞開記自武公遊魯典今經題品識真才

遊敖山　江達達

縣崖古洞鎖深煙步到敖山便是仙莫把青蓮字好從新甫去參禪石擎僧院凌天半風掃松花落客樹巔泰岱會應憑仰止岩巖道昇信無邊

龍池秋月　明　高如山

月映寒潭分外明天光接水水波平欲騎龍背遍看漢直問支機到玉京

龍池秋月　國朝　侯賜業

石堰雲猶護龍眠耀日清酒水底天最愛新秋潭影
靜池分大小月雙圓

龍池　王宗朱

何處泉聲響雲間石徑流高寒澄古月閒靜浴雙鷗
岸曲殘陽冷波深萬壑秋悟心誰解此擬苴赤松游

龍池秋月　牛紘

水淨山明別一天龍池澗底帶雲眠清秋皎皎澄波
裏雙映長空孤月圓

法雲翠澗　四百如山

四山環翠順丹崖萬葉奇　蓮宿佛開樹密雲深人不
踪鳥隱隱白天來

仲秋宿雲山禪堂　王應修

聞道雲山勝經年始一過古藤盤斷石喬木鎖由阿
地僻無車馬林深養薜蘿禪心古月冷仙梵晚風和
臨眺空塵障棲遲解俗魔暫時學吏隱特地聽樵歌
返照御丹竿晴沙帶碧莎興來聊命酒酣咏薤一無

再遊雲山寺　孫述

三十年來興轉增招提勝槩喜重登蒼崖猶自啼幽
枯木依然掛老僧應知山水甘與世對酒半非同輩士參禪不見舊
時僧應知山水甘與世對酒半非同輩士參禪不見舊
時僧應知山水甘與世對酒半非同輩士參禪不見舊
時

雲山法雲

國朝 張相漢

雲來雲去法無增煙鎖層嵐供一片霞光青護
陣半天花霧紫垂藤石門僅止鹿來鶴禪榻久稀人
定僧欲瞻雲雲戀我寒山幾識故人曾

登雲山寺

牟適

負笈尋幽到碧巔始聞此地可參禪松高枝掛山頭
月水遠波翻海外天滿徑蒼苔經歲老幾行秋雁帶
霞旋求仙欲向蓬瀛去誰道塵寰不可前

登雲山寺

楊繼芳

龍象長薙苔驚心發長嘆幽禽撲面來飛繞
送目望龜蒙遙遙青嶂曼置身在煙霞塵俗塵

暴書古蹟

門 高如山

暴書當日緣何事強與青山換姓名秦火未消經未
著辛勤應是留諸生

重陽陪盧漱岩明府登暴書山

國朝 張相漢

北山秋色曉蒼蒼結伴同遊興自長地以暴書稱勝
筵追落帽見情狂高懷不用萊黃釀雅集惟吟栗
里章一帶煙霞供野眺鳥來明月滿淪浪

望暴書山

顏懷憲

隔城雲影暗峯頭人望應知洞壑幽可是仙人
事山名從此擅風流
藏書自昔有瑯環又見暴書名此山何事夕陽
裏竝無一字落人間

御風渡海總荒唐石蹟經痕亦渺茫繞郭年年
好不須强更說廉王

仙臺夕照　明　高如山

高山絕頂起高臺遥望仙人海上來蒼翠明霞
裏旌旗猶帶五雲開

仙臺　國朝　陳志

仙臺遥辨海霞紅漢武東巡駐此中想像翠華何處
是空留山月照離宮

新泰縣望仙臺　施閏章

崔嵬新甫山蜿蜒百餘里連峯障日寒翠栢參天起
窅窅巖洞深津津流石髓遥見羽衣人青霞隨手揖
借問此爲誰云是洪崖子漢武昇仙才登望亦徒爾
覿面不相識延頸睇海水千載薦蕭條荒臺蔓葛纍

天台峯題壁　劉汝億

此間疑是武陵溪兩岸奇花鳥亂啼仰面注看山月
小回頭笑指雲低紅爐宿火燃松節活水煎茶聽

竹題劉阮仙踪何處是武皇宮殿隔雲泥

咏靈槐　侯賜樂

月照琴堂素影流雙槐綿歷幾春秋雲凝古砌容常淡鶴老開堦夢亦幽消息無心源大化枯榮任運覆青疇濃陰可比甘棠盛誰繼南邦問舊遊

靈槐歌呈魯瞻蔣夫子　顏懷憲

新甫山上有古栢二千餘年長黛色新甫堂下有古槐靈雨滴瀝清風來此邑自昔號平陽此槐發榮日李唐乳枝蟠曲承旭日葉葉相覆綠陰長綠陰混元不動不巢鴞鴞巢鸞鳳宿寧此者何人遂使

久比崑崙山有玉樹即白槐也降及至元封域改甘棠無召公愛修斡靈柯一旦摧千年老樹竟何在是誰爲奏花縣圖銅章重錫又分符枯木婆娑含生意猶如合浦復還珠珠去珠還古來有天生神物信非偶四十年中稿復秀一木依依猶戀舊忠愛堂前濃面陰風霜剝蝕無二心心如松栢耐歲寒靈槐終古人諠吟

古河泉　縣西南三十里稱珠光迸出雨氣遍飛諸泉中之傑出者宗公之播爲之記

李公上林會構亭其上今廢乾隆甲辰夏因公過此見泉出平地混混不竭真纍纍如貫珠周圍有石堰二丈許渟泓澄澈又林木交蔭與水光相掩映天然之景也所惜者亭榭

就圯無以供騷人韻士觴詠之地耳是歲修
志以八景中多涉幻景者欲將古泉連珠景
其一闕志中並無題咏遂不果可知山水留
名亦有遇有不遇也因賦此以公諸同志焉

江乾達

境以天然勝豈必假人工人工琢鑿成有初鮮克終
凡志列八景裁剪等女紅僊爲天孫錦焉知非華藏
余愛古河泉寂歷還空濛平地湧出源滾滾大珠小
珠何玲瓏纍纍如貫往復來鮫人合浦取無窮日浴
滄溟開混沌涓涓滴滴解朝宗林木陰翳志盛暑凉
此亭泓萬慮空跗突之泉差可擬濟南有趵突泉出
河論太公與名公邑之二君不見西湖名勝甲天
泉名

湖心亭子水之中一點太虛本天成

橋頭渡

鐘我愛此泉真古淡不盈不竭與誰同況當
天子重運漕南滙太汶爲波濤涓埃圖報長不息灌
輸滋潤流恩膏泉如故與偏豪康樂山水屐齒多真
仙真水威太古不爲落寞怪吾曹欲將斯泉遺一景
沈心靜客賦長歌

古泉連珠

韓陞魁

激湍噴薄萬珠連顆顆圓勻瀲玉泉飛濺斜翻花上
露流星倒附水中天參差亂點驪龍目宛轉真源寶
鏡懸應是夜光還合浦臨流競道孟嘗賢

自艮莊以南石田古木磴道盤曲十五里至橫
山嶺北高松蒼翠初服終難易征途好自勤
探奇聊步馬遵道念高琴
荒岡容草綠曲徑引泉分望麥憐新雨登峯愛夕曛
長松還倦鳥亂石卧殘雲古廟無燈火春蘿繞梢
靜言幸世網長嘯絕紛紜歸路莓苔老香風月孰
雲秀巷　尹可達

身在塵埃裏常懷世外音尋秋登古廟埋照愛山
老樹風波少層巒日月深此中何所着淡蕩見大
漢秦　高爲鼒

棘樹寒雲色發之自杜老不言棘何時但言陰森之
古來嘉卉多更僕秦本了玉繩景照同扶桑翳中島
秦皇重東封大夫迹已掃綠衣吏公千樹喜並夏當時珍此木當時寶
刑如蕭朱雨叟公千樹喜並夏當時珍此木當時寶
新邑間青徐海嶽鍾靈畢結實復蟠根級莫亦揚藻
只今二千年天地同浩浩往來行路人應爲漢仆僕

具山具敖並稱具之記載獨略以訛
傳訛後將失真故詩以紀之

牛士瞻

培壙無松栢落落何足數先具於敖山傳之自前者
城東十里餘澆祇潤如雨方形而陡崖峭壁頗豪壻

商不盈數尋巖窒互吞吐鄉人呼爲駒若甚之有毅
誰知幾笏石稱名等新甫暴書顯化存金斗抵與仵
此山久謬訛聊爲志乘補

梁父山去縣西南四十里洞水之北舊志新志俱誤
以新泰萊蕪界上有二云山新泰縣云二山在泰山東峴嶺之北與梁父稱指爲梁父非云二山
泰之小山爲云云已失其實萊邑之西北境又非其地新邑西南地近泗水泰安直南寧陽西南東平山在泗水北界與屬新泰無異但張衡詩欲往從之梁父難險阻可知今指縣之東南川但假名其實謂其山畜是也

千士贍

梁父言誰書曲蓋今隔土人未易考班班
志載有明徵非同强躋攀寄語謝諸公易心叩孱顏

十八景譜調浪淘沙六首並次其韻　江乾達

新甫擁翠

山靜勢盤空遠送松風崢嶸古栢蒔雲中武帝旌旗
猶在否月照離宮

新甫幻蓬峯幕府帡幪仙臺可是仙翁試問啾嚶
何處架踏破長虹

汶水拖藍

雨霽又風恬朗朗青天鳳管鸞笙滙得源泉
三十六灌溉春田

一水繞城邊澹澹灩灩旋近視畧無

些色相遠眺依然

敎場御壁

平地一峯寒蘊立

青不斷天外奇觀

本宇豈磨刋制裏

高不極幾尋文壇

龍池

秋夜竟如何

光不定月影婆娑

峽口聽樵歌雨細風和農夫戴笠又披蓑龍去

龍在否穩着晴波

暴書古蹟

紅日曬高岡經籍琳瑯監竿暴腹尚踈狂何日止

傳底事漫說康王

爲甚濕書囊逗漏春光杖頭收去石渠藏醉卧鳳凰

山上客點綴平陽

靈槐復榮

化日羨鳴琴坐對槐陰桑麻雞黍滿山林生意內含

枯復秀葉上甘霖

孤幹勢森森竹節松心公庭蔽芾共天參父老躋堂

都不剪譜入謳吟

雲山法雲

誰向此山遊說法雲浮天花散　秋愁古廟殘燈

都未掛鴟吻蒼頭

月魄上簾鉤煙淨雲收龜蒙岱圖抽不用安禪

空說偈我有田疇

古泉連珠

活水一塵無淨貯冰壺分明錯落走盤盂豈是驪龍

光不盡合浦還珠

逝者若斯夫會到江湖泉源萬斛問誰沽最是清流

長不息好浴仙鳧

閱志中八景詩各體俱有惟無詞偶值公餘一填詞

八首仙臺夕照以古泉連珠易之余本不工詩何

論乎詞而意之所至不復計工拙也登之知爲識

者所哂附載篇末以便刪削云爾

余蜀人也宦遊魯之新邑魚魚十年每以差務煩

劇而乎陽諸景均未歷遍已酉春奉委代理捕務

公餘隨　邑侯崔公廣文楊公于邑之名山佳水

無不鑿幽絕險以窮其跡閉閱邑乘舊無八景全

咏者不揣固陋各成一律以紀其勝也

補遺

平陽八景

新甫擁翠

李其棵

蓮花湧出數峯青鮮潤遥如岱岳形古柏森森圍
殿閣虬松謖謖接云亭雨收黛色堆螺髻日映嵐
光列翠屏試問漢皇宮在否惟有鐘磬野猿聽

汶水拖藍

李其棵

平陽城外水長涵滙得泉源四十三漾日溶溶浮
翠白連天渺渺帶深藍海門有路魚難躍澤國無
程雁不探漾溉春田遥濟運艫艨輕送到畿南

敖山削壁

李其棵

敖山高處石巉巉絶頂風雲護柏杉一柱朝天疑
半笏孤峯接地列頭銜烟迷古洞真難測勢壓平
陽迥不凡泰岱兒孫今見此居然氣象亦巖巖

龍池秋月

李其棵

半畝方塘似鏡奩遥傳此處有龍潛清流幾派含
新月澄澈雙池映乙蟾勺水盈盈生細浪雲山疊
疊起峯尖我來訪勝情無限滌盡塵萬慮悟

暴書古蹟

李其棵

暴書巖石蔭青茅回望平陽月滿郊自有靈根光

汶水豈無異跡在山坳峯參差立綠漲洪
濤遠近包野牧不來窮晉卧惟餘蒲寺有鐘敲

靈槐復榮

李其樑

忠愛堂前植古槐茅茨蒼翠鬱蔭當階疎枝錯落干
雲上客葉參差向日排漢代守宮崇帝闕唐人會
市擬書齋羨他靈異長終古萬木森森孰與儕

雲山法雲

李其樑

我亦無心到梵關果然清淨遠塵寰千重黛色騰
空外一帶嵐光列岫間風月有情歸佛座萬花無
恙遍春山高僧已去誰爲主携得慈雲滿袖還

古泉連珠

李其樑

纍纍貫處不知年何能竭此泉錯落遠隨蛺
舍出參差深與竹庵臨流哀訝盤承露湧媚還
思月滿川若得孟嘗合浦連珠應入畫圖傳

謁羊公祠

李其樑

雨綵初霽榜綵舟鷁鳥趨登太傅祠廟貌巍峩存
故里風流彷彿見當時千年俎豆眞無忝百代衣
冠幸有師瞻拜遺容清淚墮不須重對峴山碑

其二

李其樑

樓船東向大江橫四晉軍臨建業城漫說龍驤歸

武士須知勿四名具書生輕裘老將真長策折臂三
公畢靡兵當日功成思太傅停杯前殿幾傷情

謁李公祠

李其樑

當年縣濟駐平陽豈料千秋姓字香身沒立祠崇
正直名存塑像表忠良節今齊魯同思李似昔柳
吳共慕羊自是黎民懷德澤巍巍廟貌永流芳

其三

李其樑

覩說洋洋河右祠中丞遺像似當時痼瘝民瘼抒
愛落政濟擘黎黃殫思績媲富公北海賑功同叔
子峴山碑臨危伏枕留疏上奏請義村繼博施

緣起第三十一

縣之有志也始於明舊志漫滅無存萬歷癸丑年知
縣王應修重修同局者已不詳其姓氏
國朝順治十五年戊戌知縣楊繼芳重加編次同纂
修者教諭牟適綜其成邑人舉人劉健行貢生張相
漢朱萬禩王宗朱李簡身王修政趙日嚴尹士偉也
以舊志分十卷而統封域建置食貨職官人物藝文
爲六卷志成前任新泰令知東昌府事盧君綍爲之
序綜核典雅楊君繼芳自序亦卓然拔俗竝附載藝

文越二十餘年康熙戊午知縣甯養氣續修同局者
訓導陳王前邑人貢生尹可達王宗周安萬年牛嵩
尹必達也甯君自序有云山川城池等圖仍之可也
而參訂姓氏則須易之沿革星野諸條仍之可也而
災祥之繼見者則須補之壇壝關梁諸條仍之可也
而公署學校以及營房魁樓之增設者則須載之貢
賦土產諸條仍之可也而戶口地畝賦役之實在者
則須登之僑寓仙釋諸條仍之可也而職官科貢以
及孝義節烈之後起者則須續之詩記辨表諸篇仍

其功易成云云今節錄之亦可見簿書冗牙
已成之志而增益之弗使闕畧焉耳康熙癸
彙萃一邑之所見所聞徵文考獻編輯成書雖不能
講求因革貫穿今古非皆有心世道足以供省方察
俗者之採擇乎大凡著述必藉依緣慧慮而造雖聖
者不[illegible]也太史公採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而爲史
記班氏因劉向歆父子揚雄史岑等爲衍輯續撰史記
而成漢書下逮范氏之後漢書陳壽之三國志莫不
皆然歐陽公五代史始與馬班埒而華贍博麗遜之

良由五代之文字滅裂鮮有可載耳以故歐公常形
歎恨今人撰錄豈敢仰攀廬陵而蓄志無徵難免荒
畧矣史通云爲史之道其流有二書事記言出自當
時之簡冊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創者
資乎博聞實錄著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於
雋識通才著班固陳壽是也荀悅博聞實錄已不著於
前雖雋識通才亦無所施方今矣且世有扣角不通
典故謬以管窺之識纂易不利之書譬之拙匠未容
工師之堂講求繩墨而輒用多凡不帥顓小大木埶
必行傷其手如其聞見最審則爲續畧什襲而藏

待能者即是南董之流矣又何病耶昔吾家文通云
作史莫難於志以紀事不得其實則誕雖敘一事一物尚難合
要則陋取材不衷諸道則於義倒而欲以一時紀載上附冊府之淵林豈可得
乎然則兼馬班之長而操筆創固未可求之後代而
太史採風不遺芻蕘得諸故老所傳聞彙集成帙亦
未必非作史之權輿也爰次前志根起大凡及其一
時同局姓氏庶覽者有所考焉

書之史通又廣以三科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凡史秉筆直書善惡自見而郡邑志多旌善何者志不揚惡耳然賢者以得書加寵否者以不得書爲羞雖無顯示譏奪實乃隱寓懲創矣達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月來蒞茲土披閱舊志固具見諸君子纂輯之盛心而體例殊有不合如古蹟八景邱墓灾祥竝附封域街市亦列建置選舉例監竝附人物其中又有遙授例給義給冠帶諸名目更覺不經至形勢風俗驛遞鋪遞失之畧封建兵防武職則不載達雖嘗竊聞能者之緒論亦粗識其利病終不

敢遂謂己能會甲辰春
鹿泉趙學使道出新泰詢及吏治文風索閱縣志達
以舊志殘缺將有志於修舉自揣譾陋無能爲役
趙學使嘉予之志以東省縣志披閱殆遍惟堂邑縣
志爲善乃碓山劉君淇編次劉君固積學者盡倣修
之達購一部詳加參考義例謹嚴文筆簡潔備見鴻
裁卓識洵爲善本遂倣其體例逐一釐正凡考古處
闕有集其緒餘而又參以管見故不盡標出非敢掠
美也是歲延請邑孝廉牛君士瞻掌教敖山書院乃
明經王君棟廩生牛君基修張君恪陳君璿

蒐舊聞精核近事改絃更張之凡六閱月草藁初
脫雖不敢與古作者相頡頏而按圖索驥各止其所
視舊志之泛漫無歸已覺井井有條矣自疆域至述
例凡三十二篇析爲二十卷復依倣史記自敘漢書
敘傳之例篇系以贊而述其大凡焉

疆域

區區疆域一方之極正其幅幀定其封洫辟彼夏屋
先立程式鳩工庀材乃施繩墨述疆域第一

革

平陽故址歷代殊制因革隨宜從乎郡勢於時班聯
師師濟濟服屬攸分情誼連綴述建置沿革第二

星土

職掌星土日惟保章以辨封域以觀妖祥一隅之地

昌測短長星分奎婁知縣得疆述星野第三
設險守國匪徒有形衆志胥宜不戒而寧泰山巖巖
新[illegible]之祖阻固有因溝塗封樹述形勢第四
崇[illegible]乾創始魯宣鑿斯築斯李趙最賢安堵而居
資其蔽衛城哉隍哉河山帶礪述城池第五
民爲邦本繡壤相錯比長閭胥聯綴禁約相保相受
各安耕鑿直道而行善善惡惡述里甲第六
茫茫禹甸五岳四瀆邑鮮名勝維山維谷北枕新甫
東有具敖三十六泉達濟利漕述山川第七
茅土酬庸首重分封伯叔甥舅之宗晉魏以下

分野舊編闕如聊俟博雅述封建第八
廳彼公堂民具是望衣冠瞻視得芸所止嘉石肺石
達民愧恥化日優優四野承麻述公署第九
學肄諸生廟祀夫子顧瞻講堂顏曰仰止數仞宮牆
則倣於是絃誦洋洋毋忘官始述學校第十
林林生齒太史頻書負版孔式厘念此閭富之教之
爲疾用舒小民嬉戲樂遠追呼述戶口第十一
箕疇八政食貨爲先百畝之糞養我公田徭役繁重
其斁種種何以蘇之與聚勿施述賦役第十二
場人廩人出入是主如砥如京乃倉乃庾國之大命

重戒斂聚陳陳相因毋使紅腐述倉庚第十三

懷柔百神祀典孔彰以丁以戊潔爾牛羊洞洞屬屬

濟濟蹌蹌以此使民民胥以良述祠祀第十四

高壘深溝培其國脉重門擊柝寇盜斯戒鬼苗獮狩

武講農隙號令嚴明森森棨戟述兵第十五

羊流古驛車馬彭彭皇華星燦使臣之光馳驅千里

驥足効良詩曰無邪斯才斯臧述驛站第十六

置郵傳命國之利器言念侯人其服宜稱疏附奔走

亦有先後毋使荷戈與歌赤芾述俗第十七

亦濫成梁冠蓋絡繹行人孔若述關梁第十八

蚩蚩之倫載挺俊民物各有類司麟賢可訓俗

廼旌厥門巍巍雙闕視行與言述坊表第十九

廟宇祠寺刻桷丹楹風雨摧折臺榭半傾希冀作福

急於落成聊與存之廩廩害盈述寺觀第二十

代遠年湮但遺蹟憑弔愴涼如遊古昔可興可觀

荒臺片石籀篆陸離載之典冊述古蹟第二十一

知生知死智愚一視自昔聖賢名垂青史漢有高堂

晉有羊氏過其墓門封樹可指述邱墓第二十二

惟風惟草被于影響講讓型仁宗族鄉黨矧茲魯疆

習俗曰上何以維之曰教曰養述風俗第二十三
蕩蕩原野半屬山麓所產伊何布縷粟菽動植飛潛
曰惟類族君子重農教之樹畜述物產第二十四
曰星風雲本乎天來氣是隱是費休咎之徵
天鈐人勝夙夜丁寧草木效靈述災祥第二十五
畏人共知已宰是寄相與提携一簿一尉富之則官
教之勸課農桑厥職進思退思述職官第二十六
洞祀曰人御高二李漢代循良豈無繼起前後諸賢
義難比美憲弔峴山羊流故里述名宦第二十七
幷目之設異於造士辟召諸賢是昭壽史孝廉明經

纂錄